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1998/65
30 January 1998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0

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
其它未独立国家和领土上人权和
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特别报告员罗伯托·加雷顿先生根据委员会
第 1997/58 号决议编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
(前扎伊尔)人权情况报告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缩略语.....		4
说 明.....		5
一、导 言.....	1 - 19	6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1 - 2	6
B.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 9	6
C. 特别报告员与前扎伊尔和刚果民主共和国.....	10 - 11	8
D. 刚果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义务.....	12 - 17	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E.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办事处.....	18	9
F. 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19	9
二、解放战争与体制变化... ..	20	10
三、人权与民主.....	21 - 72	10
A. 专制政权灭亡.....	22 - 25	10
B. 新政权的建立：在所谓“解放”领土上的 当局.....	26 - 31	11
C. 新权力结构.....	32 - 56	12
D. 跨界国籍	57 - 60	17
E. 建立新民主秩序的保证与现实.....	61 - 72	18
四、目前的武装冲突	73 - 89	20
A. 北基伍持续的战争.....	74 - 85	20
B. 基伍抵抗与解放委员会的活动	86 - 87	22
C. 前扎伊尔武装部队的将领号召抵抗.....	88	22
D. 反对东部省份卡奔达首领的暴力行为	89	22
五、难民营中的情况	90 - 99	23
六、蒙博托元帅统治下的人权	100 - 123	25
A. 生命权.....	102 - 105	25
B. 身心健全权	106	26
C. 人身安全权.....	107 - 109	26
D. 人身自由权.....	110 - 111	27
E. 言论自由的权利.....	112 - 113	27
F. 结社自由权.....	114	27
G. 集会自由权.....	115	2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H.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116 - 118	28
I. 儿童的情况	119	28
J. 妇女的情况	120 - 123	29
七、解放区和在卡比拉总统的政府治理下的人权	124 - 209	29
A. 生命权	126 - 134	30
B. 身心健全权	135 - 142	34
C. 人身安全权	143 - 146	36
D. 人身自由权	147 - 159	37
E. 隐私权	160	40
F. 适用正当程序的权利	161 - 174	41
G. 见解自由的权利	175 - 180	44
H. 结社自由的权利	181 - 187	47
I. 集会自由的权利	188 - 191	50
J.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92 - 199	51
K. 儿童的情况	200 - 201	52
L. 妇女的情况	202 - 209	52
八、结论和建议	210 - 248	53
A. 结论	210 - 227	53
B. 建议	228 - 248	56

缩 略 语

AFDL	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民主力量联盟)
ANC	刚果民族军
ANR	国家情报局
APR	卢旺达爱国军
AZADHO	扎伊尔保护人权协会(保护人权协会)
CADDHOM	促进人权发展集体行动
CEDAW	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
CHR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人权委员会)
CNONGD	促进发展非政府组织全国理事会
CNS	国家主权会议(主权会议)
DEMIAP	负责侦查不爱国活动的警察
DRC	刚果民主共和国
DSIR	特别调查和情报部
DSP	总统特别保卫司(警卫司)
FAR	卢旺达武装部队(卢旺达军)
FAZ	扎伊尔武装部队(扎伊尔军)
FONUS	促进联盟与团结新兴力量
HCR-PT	共和国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
ICPCR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MNC/L	刚果/卢蒙巴全国运动
MPR	人民革命运动
NGO(S)	非政府组织
OBMA	关于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事处
PALU	卢蒙巴联合党(卢蒙巴党)
PANADI	促进综合发展民族主义党
PIR	快速反应警察
SARM	行动与军事情报处(行动情报处)

SNIP	国家情报与保护处
UDHR	世界人权宣言
UDPS	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民社联)
UFERI	独立联邦主义者联盟(联邦主义者联盟)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难民高专)
VSV	无声者之声

说 明

没有标明年份的日期，都假定其年份为 1997 年。

“扎伊尔”或“扎伊尔共和国”指直到 5 月 17 日仍统治该国的政府；“刚果民主共和国”指在这一天夺取政权的政府。

一、导 言

A. 特别报告员的任务

1. 人权委员会第 1994/87 号决议规定任命一名特别报告员，就扎伊尔的人权情况提出报告；委员会在审议了他的第 E/CN.4/1995/67 号、E/CN.4/1996/6 号和 E/CN.4/1997/6 号以及 Add.1 和 2 号报告后通过了延长其任期的第 1995/69 号、1996/77 号和 1997/58 号决议。最后提到的决议也要求他向大会提交一份临时报告(A/52/496)。本报告是最后定稿，载有截至 1998 年 1 月 12 日收到的资料。出于篇幅原因，凡初步报告已叙述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仅在必要时予以提及。本报告阐述了国际文书承认的各项权利及其在全国的情况，但不包括由委员会第 1997/58 号决议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设立的联合查访团处理的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见 A/52/496 号报告第 2-7 段和 A/51/942 号报告和 E/CN.4/1998/64 号报告)。

2. 鉴于联合查访团受阻，未能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秘书长于 7 月 15 日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自 1993 年 3 月 1 日以来据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调查小组应于 1997 年 12 月下旬之前向秘书长提交一份报告，后来这一期限延长到 1998 年 5 月。

B.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3. 7 月 4 日，特别报告员请刚果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代办允许他(从 8 月 4 日至 16 日)象往年那样访问该国。直到 9 月 4 日，该国政府才承认收到信，但没有回信。¹

4. 特别报告员在日内瓦举行了三轮为期分别为 15 天、5 天和 5 天的磋商。对于刚果政府的代表，特别报告员仅能在日内瓦同扎伊尔——随后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常驻代表团参赞 **Godefroid Marume Mulume** 举行了三次面谈。

5. 在 3 月访问戈马期间、在经过内罗毕和日内瓦时、作为联合查访团的一部分在他逗留基加利期间以及在对蒙特利尔、巴黎、纽约和华盛顿作私人访问期间，特别报告员收到由受害者家庭成员和直接受害者、流亡者、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各政党、牧师、其他神职人员、记者和律师提供的大量书面和口头资料。这些资料对他编写本报告极其有用。设在金沙萨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也是重要的。

6. 特别报告员参考了下列刚果人权组织的公开报告或访问了这些组织的高级人员：扎伊尔保护人权协会(AZADHO)、斯特拉斯堡扎伊尔学生协会、维护移民权利和妇女权利全国协会、监狱官员协会、促进人权行动联合会、南基伍、妇女促进发展协会联合会、帕勒莫——布卡伍团结委员会、人权联合会(卢本巴希)、争取民主与人权委员会(CDDH)、马涅马省 Haki ZA Binadamu、促进发展的非政府组织全国理事会(CNONGD)、促进北基伍发展论坛(FEDONEK)、扎伊尔监狱受刑人友爱会、阿莫斯小组、耶利米小组、基桑加尼莲花小组、远大眼光、人权联盟、选民联盟、维护大湖区人民权利联盟(LDGL)、纳尔逊·曼德拉维护人权之友、妇女争取正义与和平运动、争取人权国际协会、扎伊尔分部、非洲联合行动、黑色长袍、无声者争取人权之声、争取建设与发展农民行动(APEDECI)、争取和平志愿人员。为了编写本报告，特别报告员也参考了争取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和争取综合发展国民党的访谈记录、报告和通报以及极为可靠的下列国际组织的访谈、报告和证词：争取人权国际法律小组、人权联盟国际联合会、非洲人权监察社、大赦国际、基督徒争取废除酷刑行动、下扎伊尔隆恩协会、国际团结协会、新闻及研究和与刚果团结中心、CIMADE 全体互助服务社、伊塞尔——基伍交流中心、维勒芳丹(伊塞尔)配对委员会、人类友爱会、技术研究与交流中心(GRET)、无边界农业工程师(AIDASF)、无边界律师、大众传媒自由媒体、无边界工程师(ISF)、世界医生、遗族、法国人间大地社、争取人权集体行动、选举事项专业协会联合会、Info-CIAM 等。

7. 特别报告员具体参考了关于基伍情况的报告，它是由福音路德派教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编写的，委员会由 Kasukuti Ngoy 主教主持，和其他知名人士组成；正如已经明确指出的，该报告之所以能够写成是由于得到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民主力量联盟)当局的支持。² 然而，该委员会声称，它未能进入它希望访问的所有地点，看来是出于安全原因。

8. 特别报告员的确未能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否则那将对他极为有用，使他对情况有更确切的了解，特别是能使他获得政府的意见。总之，在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235(XLII)号决议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查的国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并非第一个拒绝与人权委员会设立的机制合作的国家。智利在皮诺切特上将独裁统治下多次拒绝合作；许多其他政府采取了类似的行为。某一国家拒绝别人查访，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资格就该国的情况提出报告，这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当该国负有

责任时更有理由提出报告——还是就报告内容的严重性、客观性和真实性而言均如此。这始终是人权委员会和大会的态度。

9. 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 4 月 2 日的报告中已表示的关切，即他感觉到一种害怕作证的气氛，甚至在国外也害怕作证，而在 1994 年和 1996 年期间情况并非如此 (E/CN.4/1997/6/Add.2,第 9 段)。

C. 特别报告员与前扎伊尔当局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

10. 在提出 E/CN.4/1997/6/Add.2 号报告后，当时的民主力量联盟叛军拒绝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无论是单个的、还是作为联合查访团的成员。因此，它拒绝接纳联合查访团，认为特别报告员撒谎、不客观。³ 夺取政权以后，民主力量联盟当局又说，特别报告员是不受欢迎的人，绝不再让他踏上刚果的土地。特别报告员向政府发了 24 份信函，转交有关侵犯人权的 186 份指控，其中涉及到 430 多人。尽管政府承认收到其中的两份，但没有作任何答复。

11. 同样，蒙博托政府和 Kengo wa Dondo 总理没有答复特别报告员单独或与主题报告员之一联合写给他们的 5 次信函，其中要求他们提供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 5 名受害者的资料或要求他们保护这 5 名受害者。特别报告员得到的唯一答复是政府对他和有关外国——欧洲和非洲——雇佣军参加扎伊尔正规集团问题的报告员联合发出的信件的答复。政府在答复中断言，对他们的参与“一无所知”，但对特别报告员没有就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雇佣军在叛军一方参战表示关切提出异议。

D.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际义务

12. 特别报告员在早些时候的报告中提到扎伊尔参与缔结的一些国际条约；从 1996 年起，又加入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自然，政治制度的改变和国名的更改不会在任何方面影响该国此前对各项条约和公约的加入。

13.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于 1996 年审议了前扎伊尔的第 3 次至第 10 次报告，对其缺陷表示遗憾，具体提到《公约》的执行问题。委员会着重指出了 1990 年发起

的民主过渡进程的积极方面，但严厉批评了对俾格米人(Batwa)的歧视，指出：“当局几乎没有采取干预行动，来缓解沙巴和基伍地区的部落和种族之间的冲突以及保护居民”。委员会还批评了剥夺 Banyarwanda 人扎伊尔国籍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违反了《公约》第 5 条(d)款(三)项”(1996 年 8 月 21 日 CERD/C/49/CRP.1/Add.28 号文件)。

14.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要求的第 3 次定期报告的提交日期自 1989 年起即已到期，提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初步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及其随后的报告自 1987 年以来即已到期。无论是扎伊尔还是其继承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均没有提交《儿童权利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规定的报告。

15. 尽管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发出三次催问信，但自 1992 年起已到期的报告一直没有提交。然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于 1 月 16 日听取了扎伊尔代表的口头报告。

16. 当冲突于 1996 年爆发时，在扎伊尔生效的有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但 1977 年的附加议定书没有生效。

17.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 1951 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缔约国。

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设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办事处

18. 经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见 E/CN.4/1995/67,第 277 段)提议，于 1996 年 12 月 10 日在前扎伊尔设立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其任务是监督人权情况，向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特别报告员提出报告、与当局合作、执行有关国际文书、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培训给予合作和协助特别报告员的工作。1997 年该办事处仅有一名工作人员；遗憾的是，任命的第一位工作人员在任职 4 个月后辞职。

F. 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

19. 鉴于自 1990 年以来人权委员会特别重视保护与其机构合作的人(第 1997/56 号决议)，特别报告员和联合查访团对民主力量联盟当局针对与特别报告员和查访团和秘书长派遣的调查小组合作的人实行恐吓、逮捕和其他侵犯人权行为的

大量报告，十分关注。联合查访团的报告(E/CN.4/1998/64,第 19 和 20 段)叙述了其中的一些事件。

二、解放战争与体制变化

20. 提交大会的报告(A/52/496,第 29-35 段和脚注 9-12)扼要叙述了所谓解放战争的过程。这场战争于 5 月 17 日以解放刚果——扎伊尔民主力量联盟反叛军夺取金沙萨告终。出于篇幅原因，这里将不重复那份报告的内容。

三、人权与民主

21.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所有报告中均表示深信人权离不开民主。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享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民主是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最可靠途径。这种性质的报告不能忽视对这种权利的行使或践踏，尤其是因为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7/58 号决议第 1 段(d)分段、第 2 段(g)分段和第 3 段(g)和(h)分段对民主进程给予极大和非常正确的重视。

A. 专治政权灭亡

22. 长期的蒙博托时代的最后几个月是一片混乱。独裁者因病而不能主政；Kengo 政府名誉扫地；人民不知所措，理想破灭，政治阶层声名狼藉(参见 E/CN.4/1996/66,第 60-63 段；E/CN.4/1997/6,第 39-44 段)。天主教主教 1 月 4 日指出，为了苟延残喘维持其政权，过渡机构的成员正玩弄蛊惑人心的花招，如谎言、欺骗和舞弊手段以及拒绝服从人民的主权。3 月协定显示了这一点，根据该协定由各政党组成的 66 委员会瓜分权力，但这些政党不包括民社联、卢蒙巴党或民族阵线。政府和货币的更换反映了目前的混乱。就前者而言，在基桑加尼失陷后并针对政变即将发生的无休止的谣言，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解除了 Kengo 的职务，他曾预言该城将不会被叛军占领。他的继承人 Etienne Tshisekedi 废除了过渡宪法，提议给予民主力量联盟 6 个部长职位(卡比拉对此不屑一顾，予以拒绝)并解散了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从而使他遭到其余政治阶层的谴责。他一上任就被蒙博托援引不久刚宣布的紧急状态而予以免职。Likulia Bolongo 上将被指定继承他。

23. 政府在一年期间两次发行新钞，但这仅能使它进一步丧失信誉。在 1 月份，人民开始将新钞票称为“前列腺”、“小橘子”和“死钞”；在 5 月开始称为“ouqueniques”。没有任何人接受这种钞票。

24. 由于蒙博托支持者在耍花招拖延和政治阶层缺乏真正的承诺(见特别报告员的三份年度报告)，1 月 28 日当 Kengo wa Dondo 总理通知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因为财政问题，宪法公民投票和选举都不进行，这对选举进程是致命的一击。然而扎伊尔人民对他们的政治阶层缺乏热情，但对民主理想却并非如此。在 1991-92 年国家主权会议(主权会议)期间，他们表明，他们渴望获得自由和为自由而战斗，并为这一理想付出了浴血的代价。可用卡比拉在发起夺权运动时所说的话来说明公众对民主力量联盟的支持，即促使他进行斗争的动力是主权会议的协议没有得到遵守。

25. 自 1990 年 4 月 24 日以来扎伊尔人民取得一些有限、但却重要的权利，如组强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以及获得印刷媒介的权利。尽管受到严厉的限制。

B. 新政权的建立：在所谓“解放”领土上的当局

26. 战争开始时，联盟的政治纲领不明朗。它发出的信息自相矛盾：有些似乎是开明的(民主、权力分开和市场经济)，而另一些则使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群众再教育、阶级斗争、上思想意识课为担任公职的先决条件和由政府本身组织的、支持政府的群众示威，如 8 月 30 日举行的反对联合国干涉有关侵犯人权行为的示威)。

27. 在开始的几个月里，《自由刚果》日报宣布民主力量联盟将不会象人民革命运动(人革运)那样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政党。然而，随着他们取得进展，反叛分子宣布，解放后，民主力量联盟和“真正的反对派”——指那些加入他们的人——将执政。带头和平抵抗溃败政权的地方领导人一一靠边站。占领城市后随即改变政治和军事当局，虽然，低级政府官员照例不受影响，但他们需要上政治课，接受思想灌输，然后才能加入“Tshembe-Tshembe”，换言之，保卫革命委员会是一种自卫民兵，是蒙博托政权最黑暗时期令人深恶痛绝的保卫共和国行动部队的翻版。

28. 在与卢旺达交界地区，由图西族人取代传统首领的做法特别明显，在所谓“土著”族裔群体如 Batembo 和 Batiri，中引起愤慨。有些传统首领的取代是以侮

辱人的方式进行的，如在 Ziralo，图西族士兵强迫传统首领替他们扛行李。到 7 月中旬，几乎所有传统首领都下台了。

29. 民主力量联盟公告是人们唯一能听到的声音，而它仅谈论战争进展、重建国家和为叛军领袖唱颂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是在一种令人怀疑的民主表演下当着当局的面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产生的。尽管从前反对蒙博托的人得到了职位，但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高级军官手中。

30. 战争期间，言论、意见、结社或集会自由得不到尊重。除了民主力量联盟以外的政党继续被禁止，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严厉限制。

31. 一些外国政权在新统治者取得最后胜利之前已在事实上承认了他们；4 月间，叛军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同外国公司签订了开采铜、锌和钴矿石的合同。

C. 新权力结构

32. 在叛军攻克金沙萨那天，卡比拉在卢本巴希援引 1996 年 10 月民主力量联盟宪章为法定权限依据，宣布他将担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该文件直到 5 月 28 日具有宪法案文的效力。

33. 1997 年 5 月 28 日颁布了第 3 号法令⁴ 并根据其第 15 条于同一天生效。根据第 14 条，过去的所有宪法、法律和条例规定无论与它是否有抵触均予以废除。至此 1994 年 4 月 9 日达成的主权会议协议和过渡宪法完全被置之度外了。

34. 特别报告员不得不将上述法令称为完全的极权模式。在这一点上，第 1 条极其清楚：权力的组织和行使集中在国家元首手中。这样的一种条款与特别报告员在过去的报告中针对蒙博托元帅所提出的、要求限制他的权力和尊重人权的建议(E/CN.4/1995/67,第 248 和 260 段；E/CN.4/1996/66,第 120 段(a)分段和第 125 段(a)分段；E/CN.4/1997/6,第 214 段)正好相反。

行政部门

35. 该法令规定共和国的体制为总统、政府和法院。没有为立法机构作出任何规定，连走过场都不用了。共和国总统为国家元首(第 4 条)，但法令没有提到如何选举、由谁选举或任期多长。法令也没有提到履行政府职能的机构，虽然这个机构似乎是由国家元首主持会议的部长理事会。

立法部门

36. 立法权归属国家元首、他通过与部长理事会讨论颁布法令来行使这项权力，部长由国家元首任命和罢免，他们向国家元首负责(第五条、第六条和第十条)。

司法部门

37. 虽然该法令宣布法官和司法行政官以及公诉人办事处独立，但共和国总统可以更换他们，并酌情根据司法最高委员会的提议罢免他们。然而，该委员会并没有运转，其职责由联盟履行，下文将分析其活动。⁵

人权保证

38. 随着过去的宪法案文被废除，对人权和自由的唯一宪法保障出现在第 2 条的有限范围内，与其说它是一种保障、说它是一种限制更为恰当：只要尊重法律、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个人和集体权利与自由的行使便受到保护。

武装部队

39. 共和国总统是武装部队长官，根据上文提到的法令第五条和第八条，他对它们行使指挥权。无论政府怎样否认，武装部队内存在各种集团：⁶ 巴图西族集团是最重要的集团；武装部队内有原扎伊尔军的成员，他们已经受到再教育或正处于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原卡唐族宪兵；⁷ 原迈迈战斗人员；和来自邻国的雇佣军。不仅巴图西族而且卢旺达出身的巴图西族占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跨界国籍造成的，下文将对此加以讨论。武装部队的所有新成员必须上课，接受军事和思想意识的灌输，武装部队已宣布将招募 4 万青年人。

40. 原扎伊尔军一旦被打败、或更确切的说、在被打败之前就已消失，因为他们逃离战斗，将注意力放在抢劫自己的同胞。只有总统的特别保卫师(近卫师)在卢本巴希和其他城市进行了抵抗，一直坚持到底。有些成员设法加入了胜利军并被送到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或“再训练”。执行这些方案的地方是基托纳(下刚果)、卡帕拉塔(东部省份)、卡米纳(加丹加)和科塔-科利(赤道)。至少就第一营的情况来说，有可靠的报告指称，士兵挨打、缺少医疗、死亡率很高(据称每天死 7 至 12 人)。这些士

兵拿不到任何薪水，根本无法养家。在卡帕拉塔的军事训练中心，约 220 名士兵于 12 月间死于霍乱或营养不良，估计约有 1,200 名士兵病倒，但有另一些来源指称他们中毒。

41. 军队和警察编制有若干变化。为此，国家情报和保护处(情报处)成为国家情报局，并增加了新的高级军官。成立了快速反应警察。负责侦查不爱国活动的军事警察取代了行动情报处，正在积极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另一机构是特别调查和情报部。此外，卡比拉总统模仿蒙博托的令人憎恨的总统特别保卫师成立了他自己的总统保卫部队。卡比拉总统想建立一支 60 万人的军队，比前独裁者的军队大六倍。这种扩散机构的做法，与蒙博托时代一样，不仅不能改善治安，反而削弱了治安，使人民感到困惑。

42. 武装部队似乎没有确切的编制，也没有可识别的军衔或职责。他们的军官统称为“afande”，相当于“指挥官”。所有军事人员都是“afandes”却又没有谁是“afandes”。他们相互间以名字相称(如约翰、詹姆斯等)，但这些是否真正的名字令人怀疑。许多人讲英语。

43. 直到 11 月中旬，陆军指挥官是 Anselme Masasu Ningaba，刚果穆图西人，他不是职业士兵，而是民主力量联盟四党派之一的领袖。然而真正的长官始终被认为是詹姆斯·卡巴雷上校，卢旺达爱国军的 G3。尽管他强调他的祖父是来自基伍的刚果人，但他是卢旺达国民，负责组织新刚果陆军。

44. 11 月 25 日，陆军内发生政变，结果陆军的最高指挥权落入卢旺达人卡巴雷手中，卡唐族的 Batutsi Masasu Ningaba 被投入监狱，起因已摆明了是内部权力斗争。官方公告姗姗来迟，令人混淆地提到“可疑的活动”，后来又说是不服从命令、与外国人搞阴谋、非法没收财产和吸黄麻；公告甚至否认他参加了战争。随着他被拘留和 Ngandu Kisase 于 1 月被暗杀，民主力量联盟的四名缔造者中已有两人被消灭。

45. 图西族的跨界国籍可使警察和武装部队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联合单位或指挥下开展活动。因而，据说 César Kayizari 上校不仅对布卡伍(南基伍)、而且对卢旺达的两个城市 Gikongoro 和 Cyangungu 实行控制和监督。根据其他来源，他们干脆联合执行勤务、进行巡逻或采取行动。据说在戈马和吉塞尼之间实行同样的制度。出于这些原因，在戈马及其附近地区，穿制服的人员成为“无国界士兵”；

由于将被拘留者从一国转送到另一国的做法，产生了“无国界囚犯”，从而创造了与某些有威望的非政府组织同名的组织。这给侵犯人权行为逍遥法外提供了保证。

46. 各种其他因素为阻碍武装部队发挥适当职能起到帮助作用。起初各方都赞成每一集团各自谋求自己的利益(联盟将对付胡图人，将前扎伊尔军成员重新并入迈迈、将卡唐人与金沙萨人合并)，无可避免地导致人权得不到保护的结果。其次，在下列各方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与原扎伊尔军成员之间；卢旺达人(对他们来说消灭难民是第一优先⁸)和卡唐人(在战争期间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蒙博托独裁统治而不是难民)之间；卡唐人与卡赛人之间；班顿杜人与巴斯瓦希里人(在东部)之间。摩擦的另一根源是由薪水方面的区别引起的，因为巴图西人领取 100 美元，而其他仅获得相当于 20 美元的新扎伊尔货币。此外，刚果人抱怨受到下等人待遇。8 月 23 日在金沙萨的 CETA 营，刚果士兵与从基塔纳返回的卢旺达士兵之间爆发了一场战斗，六人被打死(各方三人)。Séverin Kabwe 是国家情报局局长，应为行刺他的行为负责的是他的前任保罗·卡邦戈。

47. 军队各派别之间这些斗争的根源产生于三个主要的冲突：导致马萨苏逮捕国家情报局前局长保罗·卡邦戈的冲突、引起逮捕马萨苏的冲突、11 月 28 日造成 11 人(9 名士兵和两名平民)死亡的冲突。

48. 通常，深受军事派别之间的战斗之害最深的是平民百姓：他们遭到敲诈勒索、抢劫和盗窃，这些行为常常系卡多戈斯(图西族儿童士兵，他们被招募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却装备了重型武器)所为，他们以抢劫和敲诈勒索为生，据说有时候开着从以前蒙博托名门贵族抢来的车辆到处招摇。

49. 民主力量联盟的作用：的确，正如卡比拉总统 5 月 17 日宣布夺权时所说的，该国真正的权力在民主力量联盟手中。当然它是唯一被认可的政党。其他党可加入联盟，但不得单独行动。各部长(民事部门，起初是 Justine Kasa Vubu，后来是罗·卡皮塔)、区长(东开赛、东部省份)、市长(金沙萨)和属于民社联和其他民族党的其他人都以个人身份行事。

50. 民主力量联盟副秘书长 Gaëtan Kakudji 于 7 月 3 日说，在总统之后要按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顺序排名。实际上，当卡比拉缺席时，部长委员会由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 Deogratia Bugera 主持。民事当局的有些决定被民主力量联盟否决。每一独立部长都有一名民主力量联盟顾问，这位顾问才是实权人物；这导

致民主力量联盟与老的人民革命运动如出一辙。这里应该顺便指出，在 1 月间，各位新部长必须向卡比拉总统和民主力量联盟宣布效忠。

51. 联盟的支配力量是图西人，包括班亚穆伦盖人和在独裁统治期间流亡在美国、比利时和南非的人。第三个重要集团是卡唐人。1960 年代卢蒙巴原来的一些伙伴也占据显要地位。民主力量联盟和政府缺乏多元化的问题一直未能克服。宣布将于 1998 年 1 月改变内阁以后，在国外引起了取得改善的希望。但在国内，痛苦有增无减；相同的势力范围增强了，新的内政部长是总统的堂兄弟。

52. 蒙博托政权历史反对派的作用：以和平手段反对过蒙博托的人因遭受排挤而感到失望。自从新政权建立以来，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民社联)曾经就此提出投诉。6 月 14 日，民社联指责政府完全偏离了主权会议的协议；6 月 17 日，卢蒙巴联合党(卢蒙巴党)要求政府将过渡时期缩短到 12 个月；基督教民主党要求成立保卫民主阵线；联合与团结革新力量(革新力量)领导人 Joseph Olenghankoy 指责民主力量联盟走上非民主的道路(6 月 24 日)。天主教主教对以战争作为结束独裁的手段表示遗憾，尤其感到遗憾的是主权会议批准的政治方案没有得到遵循，新当局不尊重人的尊严(7 月 2 日)。人民也通过公开示威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要求实行真正的民主并要求卢旺达人离开政府，民社联于 6 月 20 日和 30 日、7 月 25 日和 8 月 15 日举行了这种示威，卢蒙巴党也于 7 月 25 日组织了此类示威。

53. 5 月 26 日内政部副部长 Faustin Munene 颁布一项决定，禁止所有政治活动。分析家认为这样做的动机不仅是害怕听到人民的意见，还为了至少直到 1990 年蒙博托独裁政权还做得十分成功的下列目的，即取缔所有不同政见者、防止反对派领袖的出现和通过镇压阻止成立组织的任何企图。对禁止政党活动绝对不是临时性的：当权人物民主力量联盟的秘书长于 6 月 1 日宣布“出于效率考虑，禁止政党的命令将持续两年”，8 月 28 日内政部长 Mwenze Kongolo 将该禁令加以无限期的延长，禁止使用和展现旗帜、海报等，并警告说：任何人要是无视该禁令，就会遭到严厉惩处。11 月 19 日，卡比拉以国家紧急状态为由重申了取缔政党的禁令。

54. 该政策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在 5 月 17 日存在的大约 400 个党派中，日前剩下的已经不到 15 个。本报告下文(第 181—191 段)叙述了压制各党派的行为。

55. 8 月 25 日重新建设部部长 Mbaya 宣布将于 12 月间召开一次全国重建国家会议，由尚未具体说明的“全国各种积极力量”出席，这是召开一次国民会议的唯一

一努力。政府没有接受所召集的仅有的一些组织提出的合理条件，还取消了这次会议。

56. 在 10 月和 11 月间，政府发表的谈话中出现某些变化，12 月 3 日和 4 日在布鲁塞尔召开“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友”国家会议前几天发表的谈话变化更大，它未经协商就指定由哪些民主党派的领袖、甚至指定现任部长、参加宪法委员会(被指定的人员中有些人没有接受)，这些动作并没有使得舆论转而支持民主力量联盟政府的和解计划。

D. 跨界国籍

57.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 E/CN.4/1996/66 号报告第 84、85 和 130 段和第 E/CN.4/1997/6 号报告第 111—138 和 239 段提到讲 Kinyarwanda 语的扎伊尔人面临极为严重的国籍问题：根据 1981 年的法律，他们成了无国籍人。许多人曾经批评特别报告员的意见，现在已经承认国籍问题不能不解决了。

58. 已经出现的实际解决办法是：只要属于某一族群，就可以在该族群掌权的任何国家取得国籍，这种办法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背道而驰，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59. 这种现象在战前就发生了，当时支持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属于扎伊尔巴图西族的巴尼亚穆伦古人，尽管自称扎伊尔人，却在卢旺达担任重要职务(见 E/CN.4/1997/6,第 178 段)。

60. 现在当权的一些巴图西族人，不久以前才以卢旺达公民身份逃往南非、以卢旺达公民身份在扎伊尔学习、或将其卢旺达家属留在卢旺达而不加入刚果国籍。刚果人视他们为外国人，认为他们的执政是对民族尊严的侮辱。

E. 建立新民主秩序的保证与现实

61. 人权委员会从其关于扎伊尔问题的第一次决议(1994/87)至最近的决议(1997/58)，一直关注着扎伊尔向民主制度过渡的进程。委员会在最近(1997 年 4 月 15 日)的决议中欢迎为选举作出准备，包括成立全国选举委员会和“举行宪法公民投票的决定”。然而，委员会对该进程因扎伊尔东部地区战争加剧而延迟表示关切。委员会再次提到主权会议的协议，敦促继续为选举做准备。

62. 不幸，政府的更迭不仅未能带来进步，反而构成了这方面的一个重大挫折。的确，在蒙博托—Kengo 执政期间，取得的进步既少又缓慢，没有构成国家对其义务的真正承诺，未能确保其公民在民主气氛中生活和享有生存的人权。⁹ 但至少有一个已在进行的进程。

63. 该政府强调，在实现民主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是：战胜蒙博托和建立新政府、颁布了关于建立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事处的第 3 号法令、制定选举时间表和成立宪法委员会。

64. 综上所述，推翻前任独裁政权当然是朝着民主迈出了一步。但是没有建立任何民主机构；正如已经指出的，第 3 号法令与传统的集权模式如出一辙；关于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事处的设立只不过加剧了侵权行为和无视法令而已；选举时间表一天一个样，而宪法委员会仅代表卡比拉总统的政治利益。

1. 选举时间表

65. 5 月 19 日，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宣布在 60 天内召开立宪会议。然而，5 月 29 日，卡比拉总统发出了不同的信息，他提出的选举时间表要 24 个月的时间才能实现第一次立法和总统选举。提议的时间表应于 1997 年开始，它的四项活动既不需要大量资金、也不需要国际援助，只要有加以执行的意愿和对民主的真正承诺就行了。

66. 然而，7 月 13 日，外交部长 Bizima Karaha 在华盛顿表示，卡比拉总统作的承诺仅仅是一项目标。要在选民受到教育和挑衅者被监禁或流放以后，才有可能举行选举。尽管如此，总统强调说：“放心吧！这些日期将得到遵守，不会由于外国压力而更改”。

67. 尽管如此，在“4 月”举行选举的提法开始消失。8 月 5 日当欧洲恢复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合作时，总统宣布选举将按期在 1999 年举行，¹⁰ 他于 9 月 2 日重申了这一声明。但是，三天后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不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恢复其基础设施，1999 年 4 月的选举可能会推迟。他在新年致词中说，选举将在 1999 年举行，但没有提到具体月份。总之，特别报告员获悉，并没有任何小组在为选举做准备，也没有为举行选举做必要的基本工作。

2. 宪法委员会

68. 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关于在 60 天内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没有在 5 月 19 日兑现。在 6 月 30 日独立日，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宣布成立宪法委员会或召开 Deogratia Bugera 宣布过的立宪会议；并没有在 7 月间指定宪法委员会主席；没有在 8 月间指定其成员；也没有在 9 月 1 日庄严宣告宪法委员会成立。

69. 直到 10 月 23 日，卡比拉总统才颁布第 37 号法令，成立一个由他自己任命的 46 人宪法委员会，其任务是在 1998 年 3 月 1 日之前向他提出报告(第 9 条)。

70. 宪法委员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取得了任何进步：它的所有委员、主席团成员和候补委员均由总统任命。由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指定其他成员，以确保垂直性质。此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将自动进入将于 6 月间成立的立宪会议。尽管据说立宪会议的成员将通过选举产生，但仍不知道如何选举。总之，立宪会议已有 46 个席位被分配完毕。

71. 宪法委员会的两个成员提交了辞职书，其中至少有一人在辞职声明中特别提到委员会没有具备民主的特性。

72. 在委员会内，起支配作用的是民主力量联盟的资深领导人(至少有两位部长和其中一位部长的父亲，民主力量联盟秘书长)，还有 1960 年代帕特里斯·埃默里·卢蒙巴从前的合作者。

四、目前的武装冲突

73. 除由于战争结果和政府更迭而产生的冲突外、还有其他的武装冲突，某些冲突行将结束，其他冲突方兴未艾，另有冲突初露头角。下文对某些这类冲突作一说明。

A. 北基伍持续的战争

74. 报告员在其报告(E/CN.4/1996/6)所提及的北基伍的战争，于 1993 年 3 月开始对 Ntoto 市场进行袭击，似乎随着 1996 年班图西人被驱逐而平息下去，但它的势头更加凶猛了。

75. 该战争势头更加凶猛是由于若干因素造成的：1996 年被驱逐的班图西族人又回到北基伍，配备了足够的武器，企图收回失地；目前与前扎伊尔武装部队和卢

旺达武装部队及 Interahamwe 民兵结盟的 Mai-Mai 游击队继续发动袭击；从难民营逃脱的民兵在秘密活动，其中许多人仍然藏在威伦加公园和其他地方。而且，有报道称，卢旺达图西族人迁移到北基伍向该地区移民、有时以羞辱的方式替换被新的图西族当局视为土著人的少数民族的传统酋长(见第 28 段)。

76. 卢旺达爱国武装部队的干预是不争的事实，这已得到南非人国民大会现行领导的承认：卢旺达与刚果的部队正合作反对它们可在任何地方予以追击的共同敌人(9 月 12 日)。他已经把北基伍州长于 8 月 11 日送来的备忘录的副本转交内政部长并且通知他说，数以百计武装精良的卢旺达士兵乘着橡胶小艇穿过了 Masisi，已经登陆，其目的是充实该地区的刚果部队。

77. 双方都进行了多次袭击，通常，受害者多半是刚果平民或卢旺达平民。虽然没有对受害者人数的估计，人道主义机构提到，到 9 月为止，约有 2,000 人死亡，另有数以千计的巴哈图族人、巴图西族人和刚果人流离失所。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

78. 在较为知名的事件中，应该提及 4 月 23 日 8 名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丧生的事件、5 月在 Bukavu-Uvira 公路上的三桩冲突事件及在 Sake Masisi 交叉路口、Goma-Rutshuru 道路上及随后在 Minova、Makelele、Nyabibwa、Ngungu、Nyabombo、Katale 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其他事件。被烧毁的许多村庄包括 Masisi、Bulwa、Minfi、Birere、Mutiri、Bushuhi、Kahocho、Kanii、Buabo、Kibirangiro、Kyafulu、Byongat 和 Molambozi(11 月)。

79. 性质相同、原因一样的冲突还扩散到南基伍地区，在该地区，10 月初马伊-马伊游击队夺取了对 Bukavu 与 Kavumu(机场部分)与 Makituga 镇之间的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在民主力量联盟撤退之前已有数十人被打死，据说，该联盟后来为了报复而轰炸了 Lugushwa 和 Byonga。12 月 11 日，马伊-马伊游击队与扎伊尔武装部队和卢旺达武装部队从前的成员及 Interahamwe 民兵一起攻占了 Bukavu 城镇，其目的——根据秘密的“爱国电台”的宣布——是将所有巴图西族的人驱逐到卢旺达，释放囚犯然后逃走。官方的统计提到有 5 人死亡，虽然其他消息灵通人士说约有 20 人死亡。不出所料，手无寸铁的平民受到了报复。

80. 12 月 24 日、25 日和 26 日、在 Kanyaurchinya(“袭击者来自卢旺达”)、Nyarangongo 和 Bukumu 发生的枪战造成许多人死亡。

81. 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责任十分明显：首先，冲突在 7 月和 8 月白热化，联盟已巩固其权力；其次，在卢旺达爱国武装部队的支持下，民主力量联盟直接参与了该冲突。一个例子就是在三架直升飞机的协助下，他们除其他城镇外，还摧毁了 Masisi 城；Masisi 的医院被烧毁，病人被杀害。

82. 然而，报告员相信，该冲突所有各方均应对公然并且极其严重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准则负责。

83. 9 月 10 日，政府宣布建立由 32 名成员组成的和解委员会。然而，后来，卡比拉总统将所有责任归咎于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前成员和 Interahamwe 民兵，还说说，迈迈游击队不能代表任何人，这就使得委员会失去了任何意义。

84. 已作出的唯一认真努力是用刚果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取代卢旺达的士兵。然而，这造成抢劫，和大约 7,000 名刚果图西族人的逃亡，¹¹ 及“指挥官”马萨苏·尼恩加巴的查访，该查访虽带来某种程度的和解，但却导致他的被捕。(第 44 段和第 173 段)

85. 政府说，若干马伊-马伊游击队和巴哈图族人已向民主力量联盟的部队投降。然而，实际上，似乎仅有约 600 人投降，根据报告员收到的消息，其中有 500 人于 9 月 11 日在 Kinyongote 遭屠杀。

B. 基伍抵抗与解放委员会的活动

86. 蒙博托政权的前官员、例如最高委员会——过渡国会前第一副总统。Anzuluni Bembe(Anzuluni Bembe Isilonyi 拥护并支持小组创建者)、前总理 Gaustin Birindwa、前部长 Pay Pay 及其他人，这些人大多数是 Bembe 少数民族的成员，他们在诸如卡比拉总统以前的同志 Charles Nsimba 等其他人的帮助下，在坦桑尼亚组成了一个基伍抵抗与解放委员会，此委员会据说在该地区展开了袭击活动，虽然报告员无法证实这一点。Babembe、Bafulero、Bavira，卢旺达武装部队的前成员及捍卫民主的 Nyangoma 阵线(卢旺达人)据称参与了这些袭击。

87. 无法证实民主力量联盟 8 月 2 日至 5 日对 FIZI 顾问者组织的民兵进行袭击的报道，该袭击据称造成约 800 人死亡。

C. 前扎伊尔武装部队的将领号召抵抗

88. 虽然迄今为止尚无有任何重大事件的报道,前将领扎伊尔武装部队前总参谋长 Eluki Mongo Aundu、近卫师前师长 Nzimbi Ngbalo Kingo wa Basa、海军少将 Mavua Mudima、国民警卫队前队长 Baramoto Kpama 及前内政部长 Ilunga Shamamba 等将领(这些人据说正在招募被击败的扎伊尔武装部队以前的士兵和雇佣兵)已发出要求抵抗的危险号召。这一运动得到了正在流亡的蒙博托的支持。12 月 13 日, Baramoto Mavua 和 Nzimbi 在南非因这些活动被捕。虽然这一要求抵抗的号召似乎未获成功,该号召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内产生了反响,许多非正规兵因被指控同流亡中的将领勾结而遭逮捕。

D. 反对东部省份卡奔达首领的暴力行为

89. 据报道,在东部省份,联盟的士兵袭击了在那里流亡的卡奔达人、对他们施以酷刑并加以杀害。施暴的凶犯看上去像联盟的士兵,但奇怪的是,他们讲葡萄牙语,这似乎表明,安哥拉冲突被输入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内。在 Kimblanga 发生了一起这类事件,在那里有若干人被害。由于似乎目前已不再有活着的任何卡奔达领导人,该暴力行为显然已告结束。

五、难民营中的情况

90. 以前的报告除了其他事项以外,对下述情况作了说明: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营的状况、由国际社会采取的安全措施、扎伊尔政府未遵守其承诺,孤立那些对种族灭绝罪或恫吓等负有责任者,等等。一般来说,扎伊尔同意接受另一国所发生的悲剧的后果(E/CN.4/1995/67,第 96 段至 103 段; E/CN.4/1996/66,第 43 段至 53 段)而接受难民。文件 E/CN.4/1997/6 和 Add.2 及联合查访的报告(A/51/942,第四部分)讨论了这场战争的后果:得到外国武装部队支持的叛乱者的袭击,所谓的自愿遣返;在难民署协助下自愿遣返以及 1997 年 5 月约有 14 万难民失踪。这些报告提到对难民营的袭击和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阴挠是进行屠杀的手段。

91. 对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虽未完全被封锁,但遇到严重困难,诸如连日拒绝准入、对准入规定某些时限,等等。政府以监督难民遣返为借口将民主力量联盟的

部队派往 Shabunda 营地(南基伍)的决定令人关注；对该行动，报告员及有关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干预。难民署已将所采取之步骤通知报告员，这些步骤最后确实有效。

92. 金沙萨当局粗暴违反与难民地位有关的 1951 年公约而驱逐难民，在 12 月中旬及在 1996 年末遣返了大约 685,000 人之后，又在 1997 年遣返 184,000 人，除此以外，在各城镇和村庄安置了大约 35,000 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 9 月间驱回难民以后，所有的难民营都关闭了。大约有 180,000 个难民不知下落。

93. 该国政府仍然坚持认为，这些难民应对种族灭绝罪行、屠杀等等负责，而他们却受到难民署的保护。10 月 2 日，部长孔戈洛命令所有在戈马工作的所有人道主义组织立即离开，该措施对难民署立即生效并在 12 月 4 日对与难民署一起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生效。他还命令驱逐留在该国的难民。由于难民署离开该地区，对那些因北基伍战争而在卢旺达避难的刚果的巴图西族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见 E/CN.4/1997/6/Add.2 和上文第 74 段至 85 段)。12 月 11 日，在 Gisenyi(卢旺达)的 Mudende 的刚果巴图西族人难民营遭到了袭击，约有 302 人至 1,614 人被打死；该事件迫使有关的两国政府计划将难民遣返刚果民主共和国。然而，因戈马难民营的关闭，难民署宣布，它无法提供所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因此难民必须留在卢旺达并被转往 Byumba 难民营。

94. 从 10 月开始，又有一大批来自卢旺达的难民涌入。这些人是曾经被遣返并再次在卢旺达遭到迫害的巴胡图族人，尤其是在 Gisenyi 和 Ruhengeri 专区遭到迫害的人。其人数约为 4,000 至 5,000 人，由于该国政府设置的障碍，他们没有得到难民署的帮助。

对不驱回基本原则的侵犯

95. 蒙博托政府总的来说尊重了不驱回原则这一国际难民保护体系的基石。从人数上讲，尽管扎伊尔社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要求驱逐所有卢旺达人并威胁关闭难民营，在 1994 年 11 月 27 日至 1995 年 8 月 19 日期间侵权事件最少。

96. 在民主力量联盟所领导下的领土内却不是这样。对难民营的袭击、封锁人道主义援助、将难民逼入森林并以向他们提供食物为诱饵将他们引出来然后加以屠

杀——所有这些行为及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为保护难民的人权而确定的义务，而且还形成赞成强迫遣返的巨大压力。

97. 也发生了传统意义上的驱回事件。9月3日至4日晚上，在未预先警告的情况下，曾公然宣称想要驱逐难民的来自联盟的士兵将基桑加尼难民运输车团团围住，把包括252名妇女和242名儿童在内的大约440名卢旺达难民和325名布隆迪难民赶下车去。并分三批将他们运往基桑加尼。难民高专对此暴行提出强烈抗议。在基桑加尼(11月23日)和其他地方发生了另一些事件。

98. 该国政府还把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避难长达25年之久的大批布隆迪人赶回布隆迪；其中约100人无疑已有刚果国籍。

国内流离失所者

99. 报告员的报告(E/CN.4/1997/6/Add.1、E/CN.4/1996/66,第23至32段)及联合查访报告(A/56/942)对由于卢旺达难民涌入、北基伍种族冲突及解放战争所造成国内流离失所者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虽然来自北基伍的巴图西族流离失所者有些人能够返回家园，解放战争的结束并未解决该问题。由于该地区冲突再起，又有一批人流离失所。

六、蒙博托元帅统治下的人权

100. 在5月17日之前，以前几份报告中所介绍的侵犯人权之情况在蒙博托元帅政权所控制的地区没有任何变化。不安全的气氛到处弥漫，人民因此而受害：扎伊尔武装部队蛮横无理，极为傲慢；司法部门十分无能；意见与言论自由遭严重压制，虽然在全国最高级会议以后还有受到容忍的自由空间；施加酷刑已成习惯、监狱条件十分糟糕；没有具体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措施。侵权行为约有两种新的形式：持不同政见者被指责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并反对新的钞票。仅仅提一下卡比拉的名字就会遭到报复，拥有基赞加或卢蒙巴的照片就会带来其他的风险。除了传统的压迫者——军队和警察——以外，又要面对来自塞尔维亚的雇佣军。某些报纸煽动种族仇恨，尤其是针对齐塞凯迪和卡比拉所属巴卢巴少数民族的仇恨。非政府组织的情况岌岌可危。

101. 在叛军挺进之下败退的士兵四出抢劫、无恶不作、叛军被当作真正的解放者而受到欢迎。在许多情况下，受害者是扎伊尔武装部队成员与他们算旧账的蒙博托以前的领导人和政敌。在其他情况下，凡是财产均受到抢劫——发胡图族的难民和医院为抢劫对象(例如，2月在Kindu抢劫)。人们将扎伊尔武装部队的士兵称为“逃兵洗劫者”。

A. 生命权

102. 死刑：如前几年一样，当局继续下达死刑判决，与战争有关的案件更是这样，根本不尊重适当的程序。特别报告员了解的案件有，被指控为间谍的 Joseph Kanku Pinganay 博士的案件，14名职衔不等的士兵被指控为胆小鬼的案件及一名官员被指控抢劫的案件。然而，如前几年一样，这些判刑未予执行。某些囚犯被转往金萨沙，但是他们在叛军抵达时逃走。

103. 政治谋杀：由近卫师执行的影响最大的政治谋杀案是暗杀了 Mahele Lioko Bolungu 将军和 Busembo 将军，及前一名将军的保镖 Kasemba，在金萨沙陷落时，他们被指控为叛国者。然而，还有许多人遇害，尤其是在首都陷落期间巴图西族人遭到追击时遇害。

104. 有恃无恐地滥用职权而无理剥夺生命：被归咎于塞尔维亚雇佣军 Dominique Yugo 的罪行尤为严重。他被控不仅犯有与他被雇之目的有关的战争罪行，而且还犯有普通罪行。据由正义与解放组织收到的可靠报告，在3月2日至15日期间，Yugo 亲自处决了约120人。

105. 有报告称，扎伊尔武装部队在逃离期间谋财害命，例如邦戈博士于1月3日在戈马遇害。

B. 身心健全权

106. 在蒙博托的统治之下，滥用酷刑已成习惯，与前几年相比毫无二致。收到 Christophe Mpiana Kadjanda 与 Bayato 受到酷刑的报告，前者系工会领导人，于2月21日因建议同联盟谈判而被拘押，后者因谈论叛乱一事而被拘押并遭到酷刑达48小时。

C. 人身安全权

107. 各报告一致认为,扎伊尔武装部队迁往 Equateur 的唯一动机似乎是尽其所能大事掠夺。据目击者称:“士兵 2 月 23 日在 Limite 对我进行了袭击并偷走了新扎币 9,700,000”;“Ndolo 的士兵袭击了保护人权协会的办事处并偷走了 1,600,000 新扎币”;“士兵袭击了基桑加尼,在 Mandongi 的住所偷走了新扎币 2,500,000”;“他们洗劫了 Isiro 的工厂,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没有工作”。无法在此赘述得到报导的许多其他案件。

108. 因批评 1 月颁布的货币,政治领导人 José Olengankoy(他在 1996 年 11 月已被捕)、商人 Bembe Salaona 及政治领导人 Aziz Kundili 和 Sanga Bongaga 等人的安全受到了当局无理行为的威胁。

109. 这项权利还由于有人煽动种族仇恨而受到侵犯。4 月,班各拉(蒙博托所属部落)袭击了巴拉布族和班图西族,这些部落又进行了反袭击,所有这些造成许多人伤亡。

D. 人身自由权

110. 在已被推翻之政府的最后几天内,发生了许多任意逮捕行为。遭到逮捕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被指控为联盟的支持者,所谓“原来的”独立联邦主义者联盟的四名青年就是被指控为勾结者而在 1 月间遭受逮捕的。行动情报处于 1996 年 12 月 12 日指控 Prosper Nabyolwa Muganguzi 上校为叛国者而予以逮捕。

111. 除了这些案件以外,载述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的章节还提到另一些案件,其中包括酷刑案件。

E. 言论自由的权利

112. 2 月 14 日,当局禁止播放电台和电视台的所有政治节目,在 4 月间以打击虚假消息为借口要求外国记者换发证件。

113. 许多新闻记者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得到报导的案件包括:(a)《光荣榜》的编辑 Michel Ladi Luya(因在文章中谈及蒙博托的疾病而于 1 月 4 日至 24 日被拘押);(b)《解放报》的一名瑞士记者(于 2 月 23 日被该国驱逐);(c)《世界报》和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后来也被该国驱逐；(d) 行动情报处因《潜力报》的 Emmanuel Kabongo Malu 在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而(于 2 月 7 日)对她查问了 5 小时以上；(e) 警察于 3 月 1 日至 4 月 1 日拘押了《风暴》的 José Feruzi 和《创建者》的 Kasongo Mukishi；(f) 合众社记者因报导一次政治集会而在 4 月 9 日被逮捕并遭殴打；(g) 新闻记者 Sapu Kasadi 遭到持刀者的袭击；(h) 当局由于流亡在外的新闻记者 Benjamin Sham Lapong 于 1 月为《热带风暴》撰写了一篇文章而把他的妻儿放逐。

F. 结社自由权

114. 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有关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处境尤为困难。受到影响者包括：保护人权协会的主席 Guillaume Ngefa 因批评新货币曾被政府传唤，正义与解放组织的 Clément Citeya 和基桑加尼莲花组织的 Dismas Kitenge 则因收到国外的传真而受到全国情报与保安机构的查问。

G. 集会自由权

115. 联盟与团结新力量于 2 月 10 日组织全市大罢工以后，该国政府于 2 月 14 日禁止在金萨沙举行任何公开的示威。某些示威并没有因此就不举行，但受到粗暴对待：民社联的领导人于 3 月 7 日参加一场示威游行时被捕，民社联于 4 月 9 日陪同齐塞凯迪(此人被蒙博托免职)去总理办公室游行时受到暴力镇压。4 月 14 日又发生了同样的镇压事件。

H.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116. 特别报告员在本节内提及他在以前的报告中所谈到的情况，主要是：没有为逐步确保尊重这些权利采取必要措施、经济日益恶化的不利影响、通货膨胀率很高(1996 年为 741%，1997 年头几个月的通货膨胀率还一直在上升)、对健康、教育和住房方面的投资很少。

117. 武装冲突加剧了缺乏保护的情况：金萨沙于 4 月间发生了一场流行性霍乱，据称是由逃离东部地区的士兵和平民带来的，国家并未作出任何努力以帮助受害者。

118. 该国十一个地区中，有三个地区(班顿杜、下扎伊尔和赤道省)的中学生无法准时参加期末考试。在金沙萨，由于许多家长无法筹集相当于 10 美元的考试费，期末考试被迫推迟举行。

I. 儿童的情况

119. 报告员在这里再次提到他以前的报告，1994 年以来，他一直表示关切作为极端贫困主要受害者的儿童，国家根本不管教育——主要由家长负责，对健康问题也毫不关心，情况越来越糟。他在 1997 年的报告(E/CN.4/1997/6,第 208 段)中，曾对扎伊尔武装部队征募孩子入伍表示关注，不过这一极为严重的作法似乎还没有象民主力量联盟那样普遍征募孩子入伍。

J. 妇女的情况

120. 人权委员会第 1997/58 号决议请求报告员在起草报告时--包括在收集资料和拟订建议方面--更多地从性别角度予以考虑。报告员对妇女的状况表示关注(E/CN.4/1995/67,第 238 至 241 段; E/CN.4/1996/66,第 112 至 115 段; E/CN.4/1997/6,第 150 段和 151 段)，而且在专门讨论各具体权利的章节中阐述了对侵犯妇女人权情况。由于在该领域缺乏进展，最近的报告还提到以前的报告，并注意到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

121. 报告员在有关妇女状况的变化方面未从已被推翻之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收到任何报告。然而，他在 3 月份查访戈马期间，听取了一些扎伊尔妇女的证词，她们认为妇女的状况由于武装冲突而更加恶化；今年缺乏基本必需品的程度比往年严重。

122. 还发生妇女受到酷刑和强奸的事件，但只有 Okako Djelo 和 Ikeha Onahindo 于 1 月 5 日在金杜被强奸的案件具有比较详细的统计数字。48 小时之后，又有一个叫 Bebe Temate 的 11 岁女孩在金杜被强奸。

123. 1 月 16 日，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了由扎伊尔代表特别提交的一份口头报告。该报告在许多方面与报告员的报告有很大的出入：“确保妇女参与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政治意愿也十分明显”；“只有 14% 的女孩没有上学，也没有参加职

业识字班”，等等。报告员认为，虽然已采取步骤以确保妇女的参与，但这些措施并不反映国家的政策，而是由民间组织采取的，在入学方面，还需要大大改进。该委员会注意到在有关妇女状况方面有许多问题令人关注 (CEDAW/C/1997/L.1/Add.11)。

七、解放区和卡比拉总统的政府治理下的人权

124. 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在战争期间和在民主力量人民胜利之后的人权状况可作如下介绍：

- (a) 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人手里(见第 97-3 号法令第一、二、三、四、五、六、七、九和十二条及上文第 51-58 段)；
- (b) 由于联盟赢得胜利的方式、卢旺达难民在营地的处境和重算 32 年的旧帐，到处是一片恐怖的气氛；
- (c) 现政权是一个对全国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军事政权；
- (d) 除了金沙萨还发行各种报纸以外，该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没有报纸，广播电台由民主力量联盟控制，没有邮政服务，电话不通；
- (e) 有可怕的诬蔑情况：只要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或被指为蒙博托的支持者、¹² Interahamwe 游击队员、胡图族人或本贝族人，就会被杀害、抢劫、剥夺财产、任意逮捕、施加酷刑或流放。连当地人也会被蔑称为“kichuchu”；
- (f) 不存在任何参与机制。

125. 特别报告员在其报告中(E/CN.4/1997/6/Add.2)提及即审即决(第 22 段)、强迫失踪(第 25 段)、酷刑(第 27 段)、侵犯言论自由(第 29 段)及侵犯个人财产权等实际发生在 1997 年的事件，这些事件并不属于战争本身，应该把它们理解为本报告所载述的内容。

A. 生命权

126. 死刑：民主力量联盟又重新实行死刑。蒙博托时期曾下令恢复死刑，但未予执行。报告员所了解的有下述案件：(a) Kayongo Kisase 于 10 月 22 日被处决，

他因所犯罪行于几分钟后在军事法院受到非正式审讯，定罪以后立刻处决；(b) 8 个士兵因抗议拖欠其工资而闹事，于 9 月 27 日被判处死刑，不许上诉；(c) 一个名叫 Mavuma Kieto 的士兵在姆巴扎-恩贡古(东部省份)的帕帕-基滕波露天体育场由于根据普通法可定为谋杀的罪行而被民主力量联盟的首领 John Sankasa 判处死刑，当众处决；(d) Katanga Monga 上校及士兵 Mubere、Mwelwa、Kafuni、Muyombo 和 Kabeya 被军事法庭庭长 Mokato Kiana 指挥官判处死刑；(e) Mokato 指挥官因根据普通法的谋杀罪而将 Mbaluku wa Mono 判处死刑。据报，另有两人在卢本巴希的 Kasaya 监狱等待处决。

127. 政治谋杀：根据可信度很高但报告员无法证实的各种报告，André Kisase Ngandu(扎伊尔人，民主力量联盟创造者并在前扎伊尔受到高度尊重)于 1997 年 1 月 8 日被联盟部队暗杀。当局将该事件归咎于据称在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犯下许多暴力行为的一名卢旺达士兵。在另外两个非常严重的案件中，据称有两个卡唐族的宪兵被谋杀，他们是前往晋见卡比拉总统和穆兰德将军、于抵达卢本巴希后被羁押的 13 人中的两人。

128. 在“算帐”的标题下，有下述政治谋杀案得到了报道：5 月 15 日，民主力量联盟的一个士兵杀死了胡图族的一个难民，这个士兵怀疑该难民曾在姆班达卡杀害其他人；5 月 15 日，由民主力量联盟雇用的 Bahoya Likong 因不忠而被杀死；5 月 17 日，取胜的部队在金沙萨杀死了基桑加尼终点站地区的警察长，据称该警察长曾煽动当地人抗议取胜部队的暴行；第二天，Batadulua Venant 民兵的一个成员在交回武器时被杀；5 月下旬，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谋杀了亚邦戈的一个人权活动份子 Omotela 教授。5 月 25 日至 26 日晚上，乌维拉发生了一桩极为严重的大规模政治谋杀案，许多消息来源方指称是曾经杀害 André Kisase 的士兵干的。当局先是羁押了 10 人左右，随即残忍地予以杀害，这件事引起了公愤(见下文第 131 段)。根据特别报告员所了解的情况，还有一件显然不曾审讯的大谋杀案是，民主力量联盟的部队于 9 月 11 日在金永戈特屠杀了向它投降的 500 名迈迈和巴胡图族的游击队分子。11 月 4 日，14 名巴胡图族人为在监狱期间因酷刑而死亡的另外三个同胞举行葬礼，金永戈特的一名“长官”下令把他们处决了(见第 134 段(n))。龙古的民主力量联盟主席恩达克帕拉-布隆达教授于 12 月 16 日在伊西罗的东部省份被士兵杀害。

129. 强迫失踪：除了该报告(E/CN.4/1997/6/Add.2,第 25 段)中所提及的、有许多发生于 1997 年的案件以外，更为严重的案件是，民主力量联盟的官员于金沙萨被攻占时从马马-耶莫医院(现总医院)强行拉走了 16 个胡图族的士兵，这些人至今下落不明。这 16 个人的姓氏是：Mugirameza、Musabye、Cymana、Nsengimana、Nkizumwami、Munyangazu、Munyarukiko、Byarugaba、Byarimana、Turatshinze、Kamanzi、Ruziriliramana、Turimimana、Utamuliza、Twagirayezu 和 Uwayezu。基布马集团的首领 Matungulau Bareke 和他的弟弟 Siyapata 于 2 月 26 日被羁押，至今下落不明，他们的小弟弟于 4 月 7 日被羁押，也是下落不明。在撰写本报告时，尚未接到于 4 月 16 日被羁押在第八军区监狱的 Mbitsemunda Mazanga 的任何消息。基宾戈的商人 Nyangoma 于 8 月 15 日被捕后失踪。赤道省的社区领导人 Bolenge 于 5 月 15 日被士兵当作“卢旺达人”绑架，受到姆班达卡的民主力量联盟首领的审讯后，从此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仍有待确认的另一个案件(见第 138 段)是于 12 月 21 日被捕并遭到酷刑的 Freddy Libeba Baongoli，至今尚无任何消息。基桑加尼大学的胡图族教授 Kayihura Alois 及其妻子 Mukantibimenya Felicité 和他们的子女 Eustache 和 Rosine 于 11 月 17 日在大学校园被讲 Kinyarwanda 语的士兵绑走。一些士兵在基桑加尼总医院指控 33 名卢旺达难民犯有种族灭绝罪以后，把他们连同孩子一起绑走。

130. 在镇压犯罪或不同政见行为时过度使用武力而任意剥夺生命：这一类型指政府官员在履行职责期间为了压制不同的意见或镇压普通犯罪所犯下的侵权行为，例如 Masango Nzani 想要悼念受人爱戴的 Mahele 将军而在教堂参加其遗体告别式时，被人制服、受到侮辱、被迫跪在地上求饶，然后就被杀害；指控前扎伊尔武装部队的 7 个士兵曾在 5 月 17 日进行抢劫而把他们活活烧死；以施行巫术的罪名在亚波图梅拉塞将 Limbete Lingoli 杀害；在 7 月 25 日镇压由卢穆比斯特统一党主持的和平游行时杀害了 Komisa Kiakumbutu 和 Muzulu Theo；在 8 月 27 日镇压于金沙萨举行的学生示威时杀害了 Alezandre Makolo；由于 Martine Npuno Nkuba 占了为卢本巴希民主力量联盟成员保留的位子而在 8 月 11 日将他杀害；于 8 月间杀害 9 个由于在卡拉和加丹加施行巫术而被监禁的人。在 8 月上旬杀害 20 个被指控贪污或仅仅从事政治活动的人。Nicloe Bute 由于涉嫌在 5 月 20 日偷走一面镜子而被杀害。

131. 由于 5 月 25 至 26 日晚上在乌维拉发生屠杀惨案(见第 128 段), 公众为此举行抗议示威, 当局对他们进行了荒唐的残忍镇压, 情况特别严重: 某些消息来源方指称有 38 人遇害, 另一种说法认为遇害者共有 126 人, 还有包括新州长在内的几百人受伤。

132. 滥用职权有恃无恐草芥人命: 对遭指责者滥行暴力, 允许卡多戈斯(图西族儿童兵)占用战利品, 对羁押中心缺乏监督, 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于杀死许多人以后逍遥法外: (a) 有 15 个人于 7 月 6 日在恩吉里-恩吉里被杀害; (b) 两个金钱兑换商 Vata 和 Botuli 在巴达隆瓦的穆莱尔特地区被杀害; (c) 一个名叫 Rene Balika 的男孩于 7 月 13 日被手榴弹炸死, 另有多人受伤; (d) 商店主 Ewalo Monga 于 7 月 15 日在金沙萨的 Limite 被抢走了扎币 1,400 万元后遇害; (e) Mbambu Rufunda 女士于 4 月 23 日在卢梅遇害; (f) 黎巴嫩的一个商人于 7 月 17 日在巴隆布被抢走 7,000 美元后遇害; (g) Justin Lolala 于 7 月 21 日因认出了曾敲诈他钱财并向他袭击的军人而被杀害; (h) Thethe Tatia 于 7 月 23 日被偷袭并查抄其住所的士兵杀害; (i) Césaire 于 4 月 3 日命令狱卒杀害关押在伊沙沙军事监狱的 Clement Mugarwanda 和 Vincent Chikala, 为了抢走 2 万美元; (j) 士兵于 6 月 13 日在北基伍区的恩干达镇杀害了两个人; (k) Léandre Hamisi 于 7 月 6 日携带 60 万扎币, 遭抢劫后在卡里辛比遇害; (l) 一些士兵于 6 月 21 日将 Wivine 女士强行拉出门外, 在卡里辛比把她杀死; (m) June Eugene 于 6 月 15 日被抢劫后在卡里辛比遇害; (n) 联盟士兵于 7 月 6 日开枪射杀 15 个手无寸铁的平民(以下是一些受害者的名字: Assukiswa、Kivuila Mbuta、Mukendi、Kiwa、Tambwe Binasalima、Bongala Joseph、Sakameso Suamba、Albert 和 Mabale Amiako, 后者是民主力量联盟的一名成员); Dieudonné Kitengé 因犯通奸罪而被当众处决; (o) 有一个名叫 Benjamin 的守卫和另一个守卫于 9 月 4 日在戈马的比雷雷被讲 Kinyarwanda 语的两个士兵杀害; (p) 有一个刚果的军车驾驶员于 9 月 7 日在戈马被南非人国民大会的一些成员杀害, 杀害他的这些人显然是在袭击同为刚果人的 Ndenga Mufu 将军; (q) 民主力量联盟于 9 月 20 日指控 Anne Isita 和她的儿子 Paul N'Sibu 在班顿杜省卡彭达镇的卡旺戈尔施行巫术而予以枪决; (r) 一些士兵于 11 月 15 日在 Mai-Ndombe(班顿杜)杀害了 Mputu Nkayi。

133. 联盟攻占因沙沙时所进行的即审即决也属于这种类型。没有人否认, 该城市未经战斗即被攻陷。然而, 当地红十字会指称, 他们在 5 月 17 日至 21 日期间

搜集到大约 318 具尸体，受害者多半是扎伊尔武装部队从前的成员和武装力量联盟部队所提到的从事抢劫行为的刑事犯罪分子。“无声者之声”的一份报告指称，某些尸体曾遭肢解。

134. 因遭酷刑而致死亡：某些十分严重、并经证实的报告提到以棍棒进行电击等酷刑，搜集到的材料已证实，酷刑的使用十分普遍。以下是因酷刑致死的一些案件：(a) 前扎伊尔武装部队的两个士兵被控在 Kinsuka 墓地进行抢劫，一些士兵于 5 月 27 日用通电的电线鞭打他们，并将其中一人杀害；(b) 有一个小女孩于 5 月 26 日那一个星期内在金沙萨受到士兵毒打和酷刑之后死去；(c) Sherifwa Mamboko 于 4 月间在马西西 Kabuis 旅馆所设置的监狱中因遭酷刑而死亡；(d) 另一个名叫 Mazinga 的居民于 4 月间在基桑加尼民主力量联盟的监狱中遭到 250 多次棍击而死去；(e) 一个名叫 Matalo 的男子于 3 月间在戈马死于类似的情况下；(f) 被指控施行巫术的 Mobolo Mukpele 女士因遭受酷刑而死亡；(g) 国民警卫队从前的一个成员已被羁押，于 5 月 22 日被砍掉两脚和双手，然后活活烧死；(h) Bokele wa Foka 也于 5 月间在伊桑吉的一所监狱中因受虐待而死亡；(i) 6 月间还有一个名叫 Bonone 的男子因遭酷刑在伊桑吉死亡；(j) 两个被羁押者 Makundu Eolmboakiti 和 Longala 于 7 月间死于酷刑；(k) Kasukuti Ngoy 主教的报告还载述了 Bafulira 的案件，此人因遭酷刑而死，对他进行的酷刑是把眼珠挖掉并用棍子插入直肠；(l) 姆布吉-马伊镇恩贡达小学的校长 Paul Mukaya 被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毒打致死；(m) 扎伊尔武装部队从前的成员 Leon Boumbe 因在(11 月初的)一场仪式中迟到而在卡帕拉塔营地(东部省份)遭酷刑而死；(n) 3 名胡图族的青年人于 11 月 6 日在金永戈特监狱(北基伍)因遭酷刑而致死亡(第 128 段)；(o) 一个名叫 Mambueni 的男子于 12 月 9 日在姆班扎-恩贡古死于酷刑。

B. 身心健全权

135. 给报告员的报告中提到了以上章节中所介绍的未造成死亡的各种酷刑行为。其中许多酷刑是作为对其他权利的侵犯而一并予以记载的。

136. 以下是报告员所听到的一些叙述：“他们来到我家，刺杀了我的妻子并拿走了我的收音机和其他财产”；“当……从田里回家时，士兵把他打得不醒人事，然后对他进行抢劫”；“该男孩被迫出示学生证，在他出示学生证以后，士兵们说，这

些男孩属于那些最反对给予图西族人刚果国籍的那些人，因此对他进行了毒打，结果他不得不在修女开的诊所进行治疗”；“他们对该女孩开枪，因为在他们试图剥掉她和另外两个女孩的裤子的时候她曾斥责他们”；“他们走近……的家并用刺刀殴打其兄弟，抢走了他 40 美元”；“UNAF 的秘书 Odette Biela Kanyanga 女士在 Gombe 被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殴打，这些人指责她是扎伊尔军队的一名上校的妻子；她因此而不得不去诊所治疗”；“6 月 15 日在卡里辛比，他们闯进房间，刺伤了 16 岁的 Marie Mungabuli 并偷走了 141 元美金”；“当受害者大喊救命时，其他士兵走进房间，但不是为了保护这些受害者，而是帮助那些殴打他们的士兵，并刺伤了房主”；“6 月 16 日在卡里辛比，士兵们闯进……女士的家里，目的是想进行抢劫，但是他们开枪打伤了房主的腿和……脑袋”；“为了停止这种酷刑，被羁押者不得不将对他们施加酷刑的人带往家中，在那里被羁押者的兄弟给了他们 300 美金”；“在袭击了白人神父神学院院长 Quetare 神父之后他们对他进行殴打以迫使他交出保险箱的钥匙，然后他们就将保险箱洗劫一空”。

137.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囚犯施加酷刑和残酷对待囚犯的某些共同形式显示这些行径是有计划而且普遍进行的：被称为连续棍击的殴打，根据一名人权活动分子的说法，这种殴打“使人回想起殖民时代”；对着囚犯的嘴撒尿；强奸妇女；电击；用带有钉子的棍棒殴打。

“纳尔逊·曼德拉之友社”指称，总参谋部的囚犯每天早、午、晚各被棒打 60 下。

138. 国民警卫队中尉 Ambroise Kuta 9 月 1 日的遭遇就是酷刑的一个典型例子。他遭到那些自称奉内政部长命令行事的士兵的逮捕，这些人对他进行了殴打，然后开枪打伤了他。那些士兵将他带往高等法院并在那儿将他殴打致死。这是由于该上校对与内政部长的亲属有利害关系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而遭报复的案件。已向该国政府转交的大约 50 份记载详实的特别严重的案件包括：5 月 19 日在巴隆布用刺刀割下一个因吸大麻而遭囚禁之男子的左手中指；5 月 20 日在卡拉姆用刺刀砍伤一个被指控偷了轮胎的青年的胸脯；用枪托猛击打断了手指；打掉了 Kambale Matopo's 博士的下巴；猛击 Mobango Itimbiri 前社区领导人 Lukia Koko 的肚子；殴打布滕博镇 Musumba Tembo Bakwanabaha 的原因只是他被蒙博托授予豹子勋章；8 月 27 日在迅速干预警察部队的住所对 Vincent Bale 中校施加酷刑；民主力量联盟的 6 个武装士兵于 8 月 27 日在 Mateene Mushondwa 、 Butelezi Shabanyere 、

Banyanga Mwendaovyo 和 Masumbuko Muitira 的住处对他们施加殴打；9月6日，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在卡里辛比殴打并刺伤了 Mumbere Bihamba；Utshuku Mangala Germain 在乌本迪镇被民主力量联盟的一个失势官员严刑拷打了6天；9月20日，指挥官马萨苏下令对工作迟到的 Bokungu 及其副手鞭打50下；Kasula 先生因出售宣布民社联上台的报纸而遭严刑拷打；11月2日，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在北基伍省的卡赫连续几天严刑拷打了22人；12月21日和22日，国家情报局的一名官员 Freddy Libeba Baongoli 因被指控拥有武器(这些武器实际上属军用武器)而与其兄弟 Javier、妹妹 Marie Claire、朋友 Patou、Kayembe 和 Jean Claude、母亲 Wivine Baongole 和其他5名兄弟及3个姐妹一起被捕。他们都受到严刑拷打，有些人甚至被打得死去活来。Freddy Libeba 仍下落不明(见第129段)；被指控为前扎伊尔军成员的 Salumu Masudi 和 Ntumba Tshibumbu 于7月17日在 Bandalungwa 被捕并遭严刑拷打；Ndongala Nzomambu Eugene 遭受酷刑(见第148段(g)分段)。

139. Bertrand Lukando 是马涅马发展事务非政府组织及其协调办事处主任和人权事务非政府组织 Haki Za Binadamu 的成员，他在8月15日被捕之后遭受严刑拷打(被指为“人民公敌”)，在同一天遭严刑拷打的还有发展事务非政府组织及其协调办事处的执行秘书 Ramazani Diomba，因遭受酷刑，他不得不要求住院治疗。在所有这些案件中，被捕的原因是被指控将有关图西族联盟所进行之大屠杀的材料转交给联合国。

140. 存在着大规模使用酷刑的情况；在戈马有47人自5月26日以后连续几天遭受严刑拷打。

141. 一个名叫 Richard Mpiana Kalenga 的青年的遭遇表明酷刑具有蓄意为之的性质：他于6月30日被捕，遭受严刑拷打，但获释条件是要他说出反对派学生的名字。

142. 下文有关章节提及妇女遭酷刑和虐待的案件。

C. 人身安全权

143. 文件 E/CN.4/1997/6/Add.1,第10段和文件 E/CN.4/1997/6,第186段和187段称，叛军的来到标志着在享有安全的人权方面有所改善。快速干预警察部队为该目标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144. 然而，这种印象正在开始消失，因为尽管侵权行为已不如前一阶段那么普遍，但民主力量联盟属下许多士兵的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在载述侵犯生命权和身心完整权情事的章节中所提到的那些侵权事件都是同开展专业职责无关的侵权事件，都令人回想起前扎伊尔军人所进行的抢劫和敲诈。仅仅违反宵禁即构成使用暴力的充足理由。离开住所到临近的住宅上厕所的基伍人(Mango Mauziko 女士的案件)或在晚上 8 点以后听广播的人(Lubingo 的案件)均遭到殴打。除其他教会遭抢外，Bandalungwa 的 St.Charles 堂区、Kimbanseke 堂区，基督见证人福音会教堂，利萨拉的教区住宅都分别于 9 月 15 日、11 月 7 日、11 月 7 日遭到士兵的抢劫，这些士兵偷走了珍贵的财物。农村也不安全，例如，基托米萨的农民曾抱怨说，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经常侵犯他们的财产，偷走或杀死他们的牲畜。位于偏远地区的 Kitwit、Kibuba 和 Kimpese 也有类似事件的报道。收到的申诉和报告有 100 多件，指称民主力量联盟的士兵以寻找武器为借口、或声称有人保护扎伊尔军的士兵、而逮捕人或对住房进行袭击，实际上却是为了盗窃钟表、收音机、钱财、衣物、电器、电视机等等，这些申诉和报告均已转交该国政府，但未收到任何答复。

145. 还有为了进行政治恫吓而犯下的一些行为。例如：(a) 扎伊尔驻卢旺达前大使的官邸于 5 月 23 日被声称寻找武器的联盟士兵袭击；这些士兵抢走了一架电视机、计算机零件和一辆奔驰汽车，并且，如通常一样，威胁要杀死房主并对空中开枪；(b) 目前已被解职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前主席 Bayona Bemaya 教授在 7 月 20 日也遭到类似的袭击；(c) 6 月 5 日，民社联主席 Vincent Mulumba 的住宅遭到抢劫；(d) 6 月 10 日，民社联在 Lingwala 的主席 Malamba Kassanda 的住所也遭到抢劫；(e) 12 月 1 日，士兵袭击了 Madeka's 在金沙萨的住宅，殴打他和他的妻子，抢走了包括汽车在内的珍贵财物；(f) 近卫师前官员 Franck Wakwa Gerengbo 受到目前已为民主力量联盟服务的、以前的两名下属的起诉，这两人这样做是为了报复他曾告发他们的违法行为，从而使他们入狱(在金沙萨被攻陷时他们从监狱中逃走)；等等。这样的案件数不胜数。

146. 民主力量联盟在 7 月 20 日对 Joseph Mukendi wa Mulumba 和 Bukasa Katshimuena 等民社联其他领导人所作的、将威胁报复用作压制提出异议权和参与政治活动权等做法、也使安全受到危害。12 月 6 日 Kifwa 将军所作的威胁也令人憎恶，

此人系警督，他曾说，他要“砍掉”任何胆敢不遵从法律的人的“手”及他会揍那些诅咒当局的神职人员，因为“政治就是政治”。

D. 人身自由权

147. 在其他章节(人身完整、程序保障和见解、结社和集会自由)内描述的各种事件表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人身自由的不确定状况。凡被怀疑亲蒙博托或反卢旺达的人，其自由和其他权利将受到侵犯。

148. 特别报告员了解到许多由于政治、宗教、文化和工会等原因而被逮捕的案件，特选择下列几例：(a) 在 Cohcolla 的刚果/卢蒙巴全国运动领袖 Ismail Tutw’Emoto Lubenga 和 Richard Dunia Luminangulu Badihaha 曾经是卡比拉的战友，据报告，他们在得到卡比拉的邀请之后，从流放中返回，于 7 月 1 日在金沙萨被捕，或者更为确切的是被绑架——被关在国家情报局(ANR)所在地；(b) 国家情报局协调员 Kibidini Clément，于 7 月 22 日在没有任何指控下被拘留；(c) 刚果/卢蒙巴全国运动(MNC/L)领袖 Nepa Bagili Mutita 和 Pierre Welo 于 6 月 5 日被捕并被带至 Ndolo 的军事监狱；(d) 前部长 Pierre Lumbi 在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于 6 月 17 日在 Nganda 会议中心被捕，理由是他雇用一名扎伊尔军(FAZ)士兵作为驾驶员：三星期之后他被释放；(e) Etienne Tshisekedi 于 6 月 26 日在家里被捕，原因是在大学作了一次讲座。他和他的妻子及其家属被带至司令员马苏苏的家，在那儿人们提醒他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禁止了；(f) 高等商学院院长恩班达上校于 6 月 7 日被软禁，之后由于学生的声援被释放；(g) Jean Damasene Rwasibo 是戈马的一名教师，1994 年他曾经是卡塔尔的一名胡图族难民，于 1997 年 8 月 11 日被捕，至 9 月 4 日他仍然没有得到允许可以接受探访；(h) 未来力量党主席 Z’Ahidi Ngoma 和其他 10 名政党领袖由于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禁止举行政党研讨会而于 11 月 25 日被捕。其中几个人受到酷刑，7 名人员于第二天被释放。许多新闻记者也被捕。恩戈马和另一些被拘留者受到了国家安全法庭(SSC)的审讯；(i) 图西族领袖 Mathieu Kalele Ka Bila 于 10 月 24 日被捕，由于他抗议图西族对政府的强烈影响而被指控煽动种族仇恨(两天不给他吃饭)；(j) 另一名民社联领袖 Jean François Kabanda 于 10 月 24 日在支持主权会议协定和抗议“外国军事占领”的青年示威中被捕；(k) 国家首脑的军事顾问 Loange Arsène 和 Lumumba 司令员一起于 9 月 12 日被绑架；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的

情况下,他们分别于 10 月 7 日和 9 月 29 日被释放;(l) 8 月 16 日, Jean Didier Mbaya、Guy Munipale、Alain Bolongue、Malitu wa Malwa、Mutomba Citoko、Tshamaba Kabeya、Edmond Bede、Isaac Monga、Bwernard Muteba、Nzoko wa Kenda、Jean Wazaza、Herve Mwepu、Eddy Mbende 和 Elie Malet 等学生由于抗议一名学生遭到士兵的杀害在卢本巴希被捕;(m) 前内务部长和 Etienne Tshisekedi 的朋友 Célestin Shabani 在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下于 9 月 31 日和 10 月 2 日之间被捕;(n) 律师和法律教授,关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事处(OBMA)法律主任 Nyabirungu Murene Songe 于 11 月 20 日根据国家安全法院(SSC)的命令,在没有向他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被捕;全国团结党(PUNA)领袖 Ndjate、Bozoma、Mongunga、Manyi、Mobuli、Limengi、Maslobu、Ekweze、Lekasomi 于 11 月 17 日被捕;(o) 金沙萨圣灵降临节教堂牧师 Théodore Ngoy 于 12 月 6 日被捕;他被释放,但由于在布道中谈论个人崇拜而于 12 月 16 日再次被捕;(p) 法国公民 Claude Mercuri、Michel Granger 和 Laachari 由于参加工会活动支持 GECAMINES 国家公司工人于 12 月 8 日在科卢韦齐被捕;(q) 基督民主党主席和民主阵线 Diomi Ndongala Nzomambu Eugene 于 12 月 10 日在金沙萨被捕(见第 138 段);(r) 工会领袖 Anselme Mufwenge Kapay 和 Mayala 于 12 月 12 日在举行关于不支付政府雇员工资的记者招待会之后被拘留了数小时。

149. 还促请注意 Omotela 教授之妻的情况, Omotela 教授被民主力量联盟(AFDL)杀害(见第 128 段)。他的妻子在他遇害后被监禁了几天。

150. 在许多案件内,似乎被拘留者被释放,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处于软禁之中。下列前扎伊尔军(FAZ)军官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被编入刚果民族军(ANC),并在基托纳营地接受再教育(见第 40 段),他们是 Ando、Wale、Mazaba、Lokenyo、Ahono、Gere 和 Mahamgba; 他们被捕后被置于软禁之中,只因为他们与蒙博托属于同一个族群。

151. 另一项对自由的严重限制是禁止长期或短期出国。前主权会议和过渡国会主席和基桑加尼主教 Monsignor Laurent Monsengwo 就处于这种情况中,当局于 5 月 30 日阻止他出国到欧洲去,后来取消了这项禁令。也不许高等法院院长 Balanda Mikuin Liliel 出国,取走他的护照,使他不能作为联合国行政法庭成员进行工作(10 月 24 日)。于 10 月 10 日阻止 Joseph Olenghankoy 和另一些人出国;民社联(UNPS)

的领袖 Valentin Mubake 和前过渡国会(HCR-PT)前副主席 André Boboliko Lokonga 也 11 月 11 日遇到这种情况。

152. 监狱人口状况：监狱人口状况由于战争发生了变化。首先，正如文件 E/CN.4/1997/6 第 199 段和 E/CN.4/1997/6/Add.2 第 16 段内载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战争形势引起了严重的后果。联盟领袖声称不收任何囚犯的声明确实是与普通罪行领域所发生的情况相符：打击罪行的行动主要是处决罪犯。本报告所列举的例子和在金沙萨沦陷后一天被杀害者的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允许马卡拉监狱和恩多洛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和普通囚犯逃跑，但在随后的几天内杀害了许多人。

153. 蒙博托政权的高级官员被逮捕，并被带往各种地方，例如高等法院的监狱、最高战争理事会的办公厅、在刚果全国电台电视的 Invest 旅馆，宪兵总部、纪律大队和国家情报局(ANR)的监狱以及从 Isungu Kimaka 没收的 Binza Pigeon 住所。据报告，其中一些人受到各种各样的酷刑和其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例如笞打、剃光头、他们的拘留条件恶劣：极其肮脏，没有医疗保健、也没有水等等。最后，他们被转移到马卡拉监狱，Tshiongo Tshinbinkubula wa Tumba 由于身体状况恶劣被带到诊所，不过已经延误了病情。

154. 载有存证资料的 ATREDECI 报告证明有一些秘密监狱存在。当局在这些监狱内处决囚犯，尤其是胡图族人。据报告，这些监狱至少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设在 Rutshuru(Albert 国家公园)、Rwindi 和 utembo(变成酷刑中心的前总统特别保卫司(DSP)大楼)。若干报告说，有一些逃跑未成功的囚犯被枪杀。

155. 另一些报告说，在卢本巴希的卡萨帕监狱内，有些囚犯不许放风，还有一些牢房，到底关押了多少人，关押的囚犯姓甚名谁都不得而知。

156. 在卡萨帕监狱和波马监狱，平民囚犯的粮食和保健并不是由政府提供的——显然所有其他监狱的伙食和保健都不是由政府提供，而是由教堂、特别由路德社和天主教堂提供，也有由家属提供的。但军事囚犯的情况不一样。在波马监狱里，牢房极其拥挤，因为只有 3 个牢房，却关押了 80 多人。

157. 北基伍省的金永戈特监狱是一个酷刑中心。关押平民百姓的地下室第一层常常淹没在水中。

158. 在东部省份的姆班-恩贡戈监狱，86 个被拘留者中有 3 人早已死于营养不良。

159. 司法制度恶化表现在：波马监狱的 97 个囚犯中，只有 1 人已经判刑，所有其他人还在等待审讯。

E. 隐私权

160. 特别报告员收到大量的证据表明，寄往民主力量联盟(AFDL)控制地区的信件受到检查。为举例说明，载录下列发自日内瓦的电文：

“作为受害者的亲属，我们写信给您，因为他们无法亲自做，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已经死亡，就是其亲属在恐怖气氛笼罩该国的情况下，无法这么做。扎伊尔东部的邮政服务已不再营业，从卢旺达营地(如 Cyangungu)寄信，你必须让卢旺达治安官员审阅信件，发传真也是如此。”

许多人声称，他们为了寄信不得不求助于旅行的人，但很难找到愿意冒险的人。

F. 适用正当程序的权利

161. 在许多正当程序的保障措施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4 条规定：(a) 有权获得独立和公正的法院的审讯；(b) 有权迅速和详细地知道指控的性质和原因；和(c) 有权不被无故拖延受审。

162. 尽管《宪法令》第 3 号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二条所载的司法条例规定了法官独立的原则，但实际上从属于总统卡比拉的意愿。总统卡比拉可以和已经不起作用的司法部高级理事会达成协议，免除法官的职务或开除他们。

163. 实际上，法院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尊重。有下面例子为证：

最高法院院长 **Balanda Mijuin Liliel** 被解雇而没有作任何解释，无非是因为他和前政权的关系；

根据第 19 号法令设立了军事法庭，使事情更加糟糕：(一) 它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需要完成作业，以巩固武装部队第 50 纵队所占领的地位；(二) 军事法庭可以根据军事诉讼程序规则审讯平民百姓；(三) 其裁决不能上诉也不容争讼；¹³

上乌埃莱最高法院院长 **Mikobi Kalaam** 被剥夺 12 天的自由，这是根据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一位司令官下达的命令执行的。这位司令官由于法院对归民主力量联盟(AFDL)使用、但属于别人的 4 辆车子采取防范性措施而感到恼火；

在基桑加尼，1 位军事司令官单方面拒绝执行有利于 **Meta Mukendi** 夫人的可实施的判决；

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士兵和文职人员于 5 月间根据 1 个存心报仇的罪犯的指控逮捕了基桑加尼的 **Basembo** 检察官；

在利卡西，当局威胁 **Courbon** 牧师的辩护律师 **John Kalala**、**Benôit Mbala** 和 **Raymond Ngoie** 说，如果他们继续为他辩护将受到酷刑；

共和国司法部长谴责司法部非法委任若干法官，结果他自己被解雇。

164. 在总统宣布设立另一个紧急军事刑事法庭以审讯“非平民”和袭击平民百姓的人之后，这些问题可能变得更糟糕。

165. 法院也没有履行其实施法律的宪法功能。错误和武断判决极其严重，以至于金沙萨的律师协会认为必须公开地说，要抗议没有根据的和武断的司法判决。

166. 司法是双速机制：在金沙萨，对规则还有最起码的尊重，但是，根据所收到的所有报告，在一些地区没有公正可言，所能看到的只是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政治权利，民主力量联盟(AFDL)可以下令逮捕、搜查或者驱逐，征收罚款，甚至判处刑罚。以前的一些做法在某些省份还继续执行，在那些地方，诉讼当事人必须支付诉讼程序费，这是极其通常的事。

167. 正义不彰的情况从被推翻之政权的高级官员案例中可见一斑。这包括涉及到人身自由、身心健全的一系列肆虐行为。这些高级官员沦为囚犯、一些人被软禁，另一些人已被释放。但没有向他们提出任何临时或明确的正式指控，几个月以后，也没有发给宣布他们是无辜的声明。仅在 12 月间开始了一次审讯(第 169 段和第 170 段)。

168. 连刚果的法律也没有得到遵守，因为稀少的公开资料——没有司法指控——似乎表明，这些指控主要是普通法律范围内的罪行(贪污公款和财产、欺骗等等)，这意味着将对这些罪行进行普通的刑事审讯，并且是由具有普通司法管辖权的法官签署拘留和释放令。相反，这样的法令来自于行政部门(内务部和司法部，甚至国家情报机构主任)或其他部门，甚至来自基于属物理由完全没有司法权的国家安全法庭，在这一点上，有关资料更是混乱。

169. 据说当局怀疑所提到的人中的一些人和另一些人非法获得财产，在许多情况下，没有经过任何诉讼程序就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他们并没有享有受到独立和

公正法庭审判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 10 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14 条),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早已报导了这一情况(E/CN.4/1997/6/Add.2,第 31 段)。他在报告中指出,听说“如拥有财产的人是蒙博托的支持者”则应由民主力量联盟(AFDL)将这些财产没收。由民主力量联盟的军官或官员直接占有这类人的家园,甚至由卡比拉总统的私人医生占有。此类申诉很多,尽管非正式的控告是:此类财产是用公共资金非法获得的,但是不仅没有对此加以证实,也不准备在法庭上加以证实。卡比拉总统设立了关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公厅(OBMA),以进一步藐视全国主权会议,该办公厅早已开始了委任给 OBMA 的工作。到 7 月 16 日,前部长 Tshibanda、Mokolo wa Pombo、Pay-Pay、Seti Yale、Moleka Nzulama、Max Munga、Nene Nzimbi 和其他人的财产以及几乎在 Wagenia 大楼内的所有公寓已经全被没收。关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公厅的活动是完全非法的,因为很多申诉指控该办公厅下令没收私人财产,却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财产是“不正当获得”的,为什么把它交给民主力量同盟的执行官员们使用。¹⁴ 关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财产问题办公厅的肆虐行为得到了卡比拉总统本人的认可,而第一批行政和司法补救办法似乎到 12 月间才通过(Kikunda Ombala 的审判于 12 月 6 日开始,但直到 1 月间一直处于中止状态)。直到 1 月 7 日,总统才下令那些占有他人财产的人归还财产,一些楼房,如金沙萨的 Lafayette 旅馆已归还。然而据报告,1998 年 1 月初委任的部长们并非每个人都归还了占有的财产,即使归还了财产,也没有归还所有的财产。

170. 有关的一些人员是: Ilondo Leny、Jiby Ngoy(已释放)、Cleophas Kamitatu Massamba、¹⁵ Kachama Mangalu、Kasereka Kasai、Kigata Ngina、Kikunda Ombala、Kiythima bin Ramazani、Kundo Kuangele、Sdeleman Mwanayile、Umba Kyamitala(已释放)、Luamba katanzi、Pierre Lumbi(已释放)、Malu wa Koni、Ivette Mangaya(已释放)、Mavinga(已释放)、Mukamba Kadiata(已释放)、Mukamba(已释放)、Makopa Mukumba(已释放)、Djumbambele Mongbondo、Patricia Mongbondo(已释放)、Mashagarusha(已释放)、Mwanzaka Mata、Ndiang Kabul、Nlandu Kusala Khasa、Amuri Tabakombe、Bahata Lukuebo、Bamba Ganga、Barabutu(已释放)、Baramoto(中尉)、Bemba Salaona、Bokata W'Ekila、Bekazwa、Bofale、Bofassa Djema、Boonda、Bosembo、Bossekota Watshia、Bongombe Bohulu、Buhenda wa Mushaba、Bwabwa wa Kayembe、

Djamboleka L'Oma、Fundu Nkota、Essolomwa Eya Linganga、Nzazi、Omare lea Sisi、Tshiongo Tshibinkubula wa Tumba、Tsibwabwa Ashila Pashi、Vangu Mambweni(已释放)、Tembesa Donat、Zumba、Kumassi Mantiuka、Ali Kalonga、Mrs. Mondonga、Clement Kibinda、Ambago Tulu、Baruti Ngbanda 和 Kyungu wa Kumwanza。

171. 还存在侵犯《世界人权宣言》第 8 和第 9 条的行为(禁止任意逮捕和有权获得由合格的法庭对这种侵犯基本权利的行为进行有效补救)和侵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 9(4)条的行为(拒绝对保障自由的补救)。为行使这个权利, 9 个有关人士在金沙萨上诉法院要求大法官就对其拘留(8 月 19 日)的非法性作出裁决, 但是大法官甚至不接受这一上诉。

172. 由于这种胡作非为而受害的人不仅包括前政权的知名领袖, 还包括商人。Crispin Luboya 是 Butuke 的商人。他在金沙萨问他的商业是否可以私有化。几天之后(10 月 12 日), 他被士兵绑架, 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 被监禁在金沙萨前行动情报处(SARM)监狱内。法国公民 Jean-Marie Bergesiot 在这个国家居住了 20 多年。仅仅由于他拥有 Biaro 南部大屠杀的录像带, 而被逮捕并带往国家安全局(ANR)监狱。比利时公民 Antoine Declerc 拥有一个挖土机, 这部机器曾租借给民主力量联盟(AFDL)挖掘尸体, 后来就被民主力量联盟(AFDL)没收。他也被逮捕。这两起逮捕都发生在 9 月 10 日。比利时商人 P. Claes 于 8 月 19 日因非法致富的指控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扎伊尔边境被捕并被转移至金沙萨。为重新获得自由, 他采取了司法行为, 但没有成功, 尽管他没有受到审讯。

173. Muland 上将和其他 10 名没有被卡唐族宪兵杀害的人于 5 月 19 日一起在当时卢本巴希的政府所在地投降, 他们一直被关押至 12 月 28 日。大部分时间单独关押, 而且没有受到审讯。Mulan 上将被列在失踪者名单上达 4 个月左右。士兵 Kinene Nsimba、Kimputu 和 Diakota, 尽管被认为是无辜的, 但仍然被监禁在卢本巴希, 他们也没有受到审讯。被捕的军事领袖 Anselme Nasasu Ningada 当然也没有受到审讯。

174. 另一个正义不彰的例子是，没有对在蒙博托元帅专政时期所犯下的严重的和有计划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具有所有司法诉讼程序应有的保障措施的司法程序绳之以法，而这是各民主派最希望的事情之一。

G. 见解自由的权利

175. 前几份报告解释了为什么在扎伊尔没有言论或意见自由，而且为什么在有独立报纸的情况下扎伊尔人民无法享受信息自由的权利。结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计划进行的选举是不自由的。¹⁶ 政权的改变使事情更加糟糕。

176. 报纸继续自由发行确是事实，但是在前几次报告中指出的同样的限制下发行的：报纸仅在金沙萨发行，报纸所载的新闻极少而且发行份数有限，并且仅以法文发表等等。新政权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步骤公开地蔑视新闻，显然想阻止自由地发表意见和信息权利。内务部长甚至说：“80%以上报刊所说的是假的”。

177. 当局对言论自由的警惕反映在下列各个方面：(a) 昂贵的鉴定费(100 美元)，这是对外国报刊的索价；(b) 设立视听媒介检察官，显然是为了审查；(c) 信息部长 Rephael Ghenda(当时是专员)于 5 月 19 日要求新闻界“接受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指示”，显然这意味着所有报道必须经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批准；(d) 从新闻媒介驱逐独立新闻记者，并指控其为蒙博托的支持者(Francine Makoko，就是一例)——至于指控是正确或错误的则无关紧要；(e) 常常在公共示威中没收设备；(f) 要求世俗私人电台向民主力量联盟(AFDL)交付其 40%的收入(宗教电台为 20%)；(g) 禁止私人电台作广告；(h) 要求宗教电台每天两次广播民主力量联盟的新闻和通知；(i) 如非政府组织 Médias Libres、Médias pour tous 所记载的那样，经常要求公布来源或发表否认；(j) 要求新闻节目得到联盟的批准，显然 Lualluburg 的事例就是这样的；(k) 11 月 8 日内部部长威胁要对他称为诬蔑或诽谤性的文章采取法律行动；(l) 从金沙萨机场撤走所有的报纸，使这些报纸不可能到达各个地区；(m) 制止电视播放新闻采访，有关政府高级成员的新闻和意见除外；(n) 11 月 30 日信息和新闻部长发布禁令，阻止调频电台广播批评政府的、来自国外的消息，并且不准国家电台的新闻记者担任外国的通讯员；(o) 逮捕在街上出售报纸的人，并恐吓他们；(p) 卡比拉“建议”国家新闻机构应该是“革命的”(11 月 10 日)。

178. 至少在基伍和马涅马，一党独裁在公共电视和电台方面达到了顶峰状态，国家接管了私人的电台：无休止地广播赞扬新当局的节目(卡比拉总统被描述为解放、重建和发展的代表人物)，只有民主力量联盟(AFDL)能够使用这些媒介，或者更确切地说公共媒介已经是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喉舌，而不准许广播任何反对派的新闻、通告、采访或观点。

179. 民间团体、政治党派或者非政府组织，都无法进入公共媒介或通过其他途径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一形势可以导致发生另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暴力行为。

180. 除了这一总的形势，还有一些直接压制的案例：(a) 5月25日，外国新闻记者在金沙萨的洲际饭店遭到民主力量联盟(AFDL)成员的侮辱；(b) 9月8日，独立《灯塔报》编辑 Polydor Muboyayi Mubanga 在金沙萨被捕并被单独关押，因为他宣布建立一个新的特种总统分队；11月18日，他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释放；(c) 《人民之声》(前 Mungano 电台)编辑 Matadi Mandefu 于5月7日在贝尼被逮捕，被关押了24小时，显然是因为新的当局不喜欢他的文章；(d) 此外，AZADHO 在贝尼的地方分部具有威望的节目《人权纪事》自3月起被禁止；(e) 5月22日，摄影师 Betu Kumesu 由于在金沙萨拍摄学生争取民主的示威而遭到攻击和酷刑；(f) 5月25日，联盟特务从报导学生示威的新闻记者手中没收了他们使用的所有录像带和胶卷；(g) 在卢本巴希，《职责报》的编辑 Lenge Kabeya 由于报导有关向卢旺达转移刚果公共财产的事情而受到民主力量联盟(AFDL)的警告；(h) 在基桑加尼，当局强迫一名新闻记者每天报到，因为他报导了同样的事情，不同之处是向乌干达转移财产；(i) 刚果新闻社主任 Ali Kalinga 由于报导民主力量联盟的一个部长被软禁而被捕；(j) 《软报》4次遭到袭击和洗劫，其编辑不得不外逃；(k) 《潜力报》新闻记者 Kinyongo Salek 于7月1日在政府官邸被劫持，并受到威胁；(l) 《光荣榜》新闻记者 Michel Luya 于8月23日被捕；(m) 8月28日，当局企图绑架《潜力报》记者 Modeste Mutinga 和 Timothie Tshidibi；(n) 两个新闻记者由于批评司法制度而于7月间在布滕波被起诉，有10个新闻记者于11月25日被捕并被带往军事基地，因为他们报道了未来力量党一个高级领导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其中有几个人受到酷刑，他们是 Kamanda Muzambe Fidèle Musangu(《灯塔报》)、Jonas Kota(《潜力报》)、Wanwana Baudoin(《记者周报》)、Bonane ya Nganzi、Julien Lubunga(英国广播公司斯瓦希里语通讯员)、Mosi Mosi、Kasongo Denis 和 Beke Eric；(o) André Ipakala Abeihye Mobiko 于9月

27 日被国家安全理事会传讯，他由于在《号外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而遭到惩戒；(p) 新闻记者 Bosange Yema 被指称是联合国秘书长调查队的一名成员而于 11 月 18 日被拘留了 48 小时；(q) 英国广播公司斯瓦希里语通讯员 Mossi Mwassi 因为和前指挥官马萨苏保持联系而于 11 月 4 日被国家安全局特务逮捕；(r) 10 月 20 日，政府没收了报纸《埃利马》的设备，所有的新闻记者都失业，使得该社区没有报纸；12 月 24 日，发现负责这些设备的士兵在出售设备；(s) 11 月 24 日，对《头等论坛》的记者 Lussamaki Okita 和 Marcelin Manduakila 进行攻击；(t) 11 月 8 日，士兵袭击了《软报》出版主任 Raphael Kidumbu 的家，兄弟俩遭到毒打；(u) 《自由非洲报》新闻记者 Fredy Loseki Lisumbu-La-Yayenga 受到威胁，他的家随即遭到袭击，因为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前外交部长 Bizima Karaha 家庭出身的文章(11 月 8 日)；(v) 12 月 10 日，《经济导报》的财产以其属于国家所有而被没收；(w) RTNC 的 Pontien Tshisungu 按 Kongolo 部长的命令被捕，因为他说他的小组在卢旺达遭到袭击；(x) 12 月 21 日，《潜力报》的记者 Jean tshipamba Nzala wa Kavumbu 和 Frédéric Nduaya 被捕并在快速反应警察局遭到审问；(y) 《软报》的 Kidumbu Mpese 被捕，关押了数小时，作为对其在金沙萨出售《国际软报》的一个警告(12 月 24 日)。

H. 结社自由的权利

181. 人权和发展组织：人权和发展组织的工作大大受到新政权的影响。似乎在金沙萨比较容忍组织，但在内部地区则不然。

- (a) 在布卡武沦陷之后，Banyamulenge 的领袖 Ruhimbika Muller 组织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协调办公厅，取代由非政府组织自己选举的地区非政府组织理事会。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必须获得 Muller 的准许，并且须在一星期之前提出要求。有时，必须有一名 Banyamulenge 代理人或者“促进者”参加所有的会议。有关人权的声明必须事先提交以获得批准。20%的外国基金和所有四个轮子的车辆必须交给当局以支持战争。命令是：“我们正在打仗，不再谈论任何人权。”当然，若干非政府组织，如 Société des coopératives pour le développement de Fizi (SOCOODEFI/Fizi)和 Action pour le développement intégré de Kivu (ADI-Kivu)遭到了抢劫。

(b) 在北基伍省，地方长官对一些人说了同样的话，即“非政府组织将处在新的政权的控制之下”。

(c) 在基桑加尼，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民主力量联盟(AFDL)当局告诉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团：“我们不中止你们的活动，但任何公开的示威必须得到准许。你们必须当心不要干涉民主力量联盟，因为我们军队的头脑还在发热。”

182. 8月28日，内务部长 **Mwenze Kongolo** 下令各政治党派，非政府组织，友好协会和族裔和文化社团停止活动；这是总统卡比拉于9月2日批准的一项决定。10月2日，**Kongolo** 部长下令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停止所有活动，并离开戈马。12月7日，五个国际非政府组织(**World Vision, Concern, Merlin, Australian Aid Programme** 和 **Italian Cooperation (COOPI)**)和两个国内非政府组织被迫中止活动。

183. 10月26日，部长理事会下令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的国际发展合作从今以后将直接由政府引导。11月，政府吊销了活动许可证，尽管这些许可证可以予以延长。

184. 除了侵犯生命、肢体完整、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人身安全和其他权利之外，对非政府组织的压制行为有：(a) 纳尔逊·曼德拉之友社主席 **Roberto Ilunga Numbi** 被传唤到民主力量联盟(AFDL)总部(注意：不是政府)。在那儿他和他的副主席被审问了五个多小时。原因是他们被控于5月25日在一个人权研讨会上侮辱卡比拉总统，并且因为他们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政府里有外国人和民主力量联盟(AFDL)不尊重民主；从那时起该组织的活动被民主力量联盟(AFDL)中止(不是被政府)并且其所有的文件被没收，尽管后来送回了这些文件；该组织的主席和副主席的生命遭到威胁；(b) 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被迫帮助进行战争工作，如照顾和喂养士兵；(c) “无声者之声”(VSV)和保护人权协会(AZADHO)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以致保护人权协会的主席 **Guillaume Ngefa** 被迫到国外避难；(d) “无声者之声”(VSV)的 **William Kalume Lualab** 于6月28日被捕，并被单独监禁；(e) “监狱干部”主席，**Laurent Kantu** 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仅仅因为询问其他囚犯的情况而被逮捕关押在 **Kokolo** 营房；(f) 民主和人权委员会(CDDH)书记 **Justin Mubikayi** 和圣阿尔伯特教区牧师由于在民众教育方案中放映一部和平主义的电影(索韦托的儿童)而被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逮捕和审问。民主力量联盟的成员认为这部电影煽动反叛政权(7月28日)；这部电影被

没收；(g) Bulambo Katambo Ambroise 和 Didi Mwati Bulambo 由于要求得到发表促进人权发展集体行动(CADDHOM)的通讯“Mwangaza”的许可证于5月6日被卢旺达的一个司令官逮捕；此外，他们的一辆比利时捐献的摩托车被没收；(h) CRONGD/Maniema 的 Bertrand Lukando 和 Ramazani Diomba 在8月份被捕并受到酷刑(见酷刑一节)；(i)根据民主力量联盟(AFDL)负责人 Christian Rwena 的命令，Didi Mwati 于8月23日再次被捕，22天之后他再次获得释放，他在被捕期间遭受了可怕的心理酷刑，想要自杀；他被捕的唯一可能的理由是——从来没有加以解释——因为他勇敢地谴责滥用职权的行为和促进人权发展集体行动(CADDHOM)的活动能力和信誉；(j) 促进人权发展集体行动(CADDHOM)的另外两个成员 Kylosho Kyalindawa 和 Donatien Mazombi Mutekulwa 由于受到立即被绑架的威胁不得不寻求避难；(k) 在11月1日和3日之间，一些士兵在一个卡唐人的指挥下三次越权搜查“无声者之声”的会址。在那儿他们对其主席 Floribert Chibeya 和其他的助手 Dolly Ibefo、Eugène Mutombo、Honoré Kapuko、Mbongo Haroun、Olivier Kunga、Léon Kasongo 和 Flavie Lusikila 进行拷打和施加酷刑。他们的借口是大楼拥有者的继承人之间的法律案件尚未解决；(l) 公共检察官于10月23日在金沙萨下令逮捕全国人权中心(CENADHO)秘书长 Roger Nsala Nzo Badila，没有对此作任何解释；对该组织的所有房舍进行了全面搜查，没收了所有的文件；(m) 11月10日，总统治安服务队搜查了人权观察员委员会在金沙萨的会址(CODHO)，没收了文件，该组织主席 N’sil Luanda Shandwe 的三名侄子被捕；原因是他们向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的调查队发函，要求调查自1993年3月1日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前扎伊尔)被控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和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n) 提高选民意识联盟(LICE)主席 Alberto Kawumbu 于11月间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逮捕五天；11月底，在非政府组织和福利部长的一次会晤中，部长的行政顾问警告保护人权协会(AZADHO)的妇女儿童部高级成员说，前政府和联合国之间的所有问题是保护人权协会(AZADHO)主席 Guillaume Ngefa 的错误，因此他将等待12年才回到这儿来，到那时他已经死了”；(o) 11月26日，非政府组织妇女觉醒会主席 Malbertine Tshituka 被捕；没有对她提出任何指控，几天之后释放了她；(p) 桑库鲁人权会的主席 Lambert Elongo Engungu 于11月间接到通知之后被捕；(q) 当局为搜寻文件而于11月8日搜查设在布卡伍的“正义

继承人”总部及其主席 Raphael Wakenge 的家；(r) 设在基桑加尼的阿莫斯小组的财务员 Jean Baptiste Makoko 于 12 月 21 日被刚果民族军(ANC)的士兵逮捕并遭到酷刑。

185. 民主力量联盟肆无忌惮地劫掠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房舍，使用没收来的财产。甚至由外国合作机构向人权或发展组织捐献的财产也被没收者公开使用，如 GRAFBAF 的情况就是如此。当局于 5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金沙萨没收了全体促进农村社会中心(COPROMOR)的一部车辆。设在 Kikwit 的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学会(INADES)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北基伍省，World Vision 和 CARE 的设施被抢劫。8 月 27 日对设在马基索的区域发展理事会非政府组织(CRONGD)/马涅马分部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186. 其他社团：除了政治党派和人权与发展非政府组织之外，其他社团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南基伍商会主席被赶下台，由一名在财政方面和叛军进行合作的美国商人取代；刚果教师工会试图在 6 月 9 日举行会议，但民主力量联盟(AFDL)下令中止其活动。其他工会如 SYCO 和 FENECO 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187. 5 月 31 日宣布的在国家和私营商务和服务业设立民主力量联盟(AFDL)委员会的计划——在税务总会已经发生——并不只是为了创建一个平行的、基于思想意识的工会运动，它可能成为一个要不得的背叛和告密的工具。

I. 集会自由的权利

188. 自 5 月 19 日以来禁止一切示威游行，于 6 月 26 日续期后又于 8 月 28 日延期的禁令禁止在私人场所举行示威游行。但是，政党、工会、学生、记者和其他组织举行了和平示威，如同前一个时期一样游行遭到镇压，造成伤亡和拘留。

189. 镇压示威的暴力行为不能用民主力量联盟中级警员行为过分来开脱。卡比拉总统本人在谈到 6 月份在布卡武和马涅马的示威游行时警告说，如果继续进行这类游行，他将下令向参加者开火并补充说：“我要实行点纪律。”

190. 为了避免发生示威，新当局禁止为 5 月底发生在乌维拉的屠杀受害者守灵。守灵本来是准备私下进行的，但当局命令立即将尸体掩埋。这种态度也反映出完全无视土著人口的习俗，他们通常为死者守灵两三天。

191. 以下是一份遭到暴力镇压的和平公众示威的部分清单：(a) 5 月 15 日 100 多名参加游行的学生遭到拘留并被带往卡洛洛兵营；(b) 5 月 28 日在一次学生要求

结束外国干涉的示威游行中一些学生受伤；(c) 6月9日学生示威要求释放全国商业协会会长；(d) 6月20日和30日民主与社会进步联盟举行示威，有18人被逮捕；(e) 7月25日民社联和卢蒙巴党联合举行示威，其中两人被打死有48人以上被逮捕，其中一些人受到酷刑；(f) 8月15日在民社联举行的纪念齐塞克迪1992年被任命为总理的游行中，有20人被捕，其中很多人受到折磨；两个月后他们才被释放；(g) 8月26日，一名叫作马克罗的学生在金沙萨的示威游行中被打死；(h) 几天之后在大学举行的悼念马克罗的活动又遭到阻止；(i) 民社联在班达伦旺举行的一次示威被冲散，其中许多人被逮捕；(j) 1998年1月17日，民社联在该组织领导人齐塞克迪家中举行的庆贺新年活动被冲散，有11人被逮捕；该联盟秘书长阿德瑞安·彭格的家遭到袭击(次日七人被释放)。

J.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92. 由于作战和政府仍然缺少有关的计划，就确保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作的努力作出评价尚为时早。

193. 在民主力量联盟取得胜利后的几个月内前政权造成的如同脱缰野马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到年底又开始抬头，因此生活水平未得到改善，对工薪阶层来说，更是这样。

194. 6月25日自新政府掌权以来第一次根据肯戈时期的名誉工资为政府工作人员发放了工资，但后来又停止了。公职工会对这种发薪提出抗议，声称由于它偏向最高层公务员而带有歧视。令人惊讶的是当局对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丝毫不感到关切，甚至对接连不断的罢工也未感到任何压力。因而这一实例说明未能履行义务采取措施满足经济权利。

195. 在教育方面，人们有理由对大学内驻军表示关切。加剧学生骚动的一个原因是教育部长和财政部长7月8日宣布学生或其家长必须继续支付一部分注册费，这样做维护了一种令人憎恨的使许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的制度。这一情况造成教师们从7月4日到18日举行罢教，到7月29日教育部长宣布从下一学年开始教育将免费。

196. 学校和大学中也出现压制情况。金沙萨大学校长警告三名学生，如果他们坚持邀请齐塞克迪来校将把他们开除。

197. 关于卫生方面，由于拖欠工资所造成的收入下降导致传统药物又成了热门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药品太贵买不起。

198. 最严重的流行病包括：东开塞大区桑库鲁的猴痘(如果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很容易避免)；11 月份在基桑索地区的泌尿血吸虫病；和在卡帕拉塔军事训练中心发生的霍乱(见第 40 段)。

199. 仅在 11 月份，在金沙萨就有 139 具身份不明的尸体被掩埋。

K. 儿童的情况

200. 看不出有关于儿童的确切政策。然而，去年报告中已经提出的关于民主力量联盟招募儿童参战的指控非常令人关切。今年，又提出同样的指控，甚至提到 11 岁的儿童就扛着重武器参加战斗。由于缺乏训练和使用武器的能力，这些被称为“卡多戈斯”的孩子兵受到腐蚀并参加抢劫和杀人。由于政府缺乏重新融入方案，儿童基金会针对这些儿童着手制定了一项方案。这些儿童一经被遣散即刻行窃、甚至参与武装抢劫。

201. 在袭击难民营和拦截给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中完全无视儿童生命的行为构成对儿童权利肆无忌惮的侵犯。

L. 妇女的情况

202. 目前还不了解新政府关于妇女的政策。然而，在政府中妇女的人数极为有限十分明显：一名妇女部长(现已不任职)朱斯蒂娜·姆波洛·卡萨·伍布(负责公务员系统)和两名副部长，朱莉娜·卢蒙巴(负责新闻和宣传)和穆卢鲁·马姆波烈奥(负责社会事务)。

203. 根据妇女争取公正和平运动的一份研究，由于妇女不好对抗和不好战因而受到欺压并对她们抱有很高的期望。报告员同意这一观点并希望妇女今后更多的参与，就象目前在非政府组织所作的那样。

204. 报告员获悉妇女组织有一项改进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计划(对《公民和家庭法律》的修正案)，但政府显然还没有对它进行讨论。

205. 妇女如果做她们所喜欢的事，例如按自己的想法穿着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有许多报道说(其中一些在初步报告(A/52/469,第 205 段)中已经提到)，穿牛仔裤或裤子的年轻妇女遭到民主力量联盟士兵的殴打。

206. 时常发生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其中包括性暴力和折磨：(a) 4 月 2 日克利森女士在被拘留后受到折磨，因为一名身为民主力量联盟成员的女友对她提出指控；(b) 4 月 2 日，12 岁的吉塞勒·法杜马·捷卡在基坦博杜麦兹营地遭强奸；(c) 7 月 10 日，巴迪班加·贝拉·黎莉安娜因被指控是一名前扎伊尔军士兵的情妇而被拘留、毒打并遭 17 名民主力量联盟成员的性虐待；(d) 5 月 3 日整个通宵 18 岁的索兰吉·玛切基·伯艾妮在马西西去戈马的路上被民主力量联盟士兵强奸；(e) 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女 6 月 13 日在卢本巴希遭士兵强奸；(f) 7 月在金沙萨，一个女孩被绑架并被关押 4 天，士兵一再对她进行强奸；(g) 8 月 9 日在马桑博(鲁文佐里)7 个女孩遭到同样的侵犯；(h) 9 月 1 日，显然出于政治动机，7 名民主力量联盟士兵强奸了萨达塔区区长的女儿；(i) 据报道，在班顿杜省的基特韦特刚果妇女遭到看上去象卢旺达人又讲葡萄牙语的士兵的强奸；(j) 据其他报道说，属于刚果全国联盟的士兵在卡塔勒一个接一个杀死了六名妇女，明显是要对当地人民进行恐吓；(k) 政治领导人迪欧米·恩东加拉被捕之后他的姊妹阿莱特·福拉和莎洛特·恩东吉遭到强奸(见第 138 和 148 段(q))；(l) 在基布马失踪犯人马同古鲁·巴利克的妻子四次遭到殴打以阻止她寻找丈夫。

207. 据来自东开赛大区非政府组织的一项报告说，自民主力量联盟掌权以来，发生了 24 起妇女被士兵强奸的事件。

208. 妇女组织也受到影响。在一次事件中，妇女协会协调员齐杜卡女士在参加了一次妇女组织与社会事务部长举行的会谈之后在未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逮捕并被押往马喀拉监狱。

209. 特别报告员认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曾向被推翻的政府提出问题，即“是否采取了有效措施保护难民妇女和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妇女受害者的心身不受侵犯”应当由 1997 年先后掌权的两任政府作出答复。在这方面没有采取措施。

八、结论和建议

A. 结 论

1. 民主进程

210. 在蒙博托政权的最后年代，开始出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它得到公民团体、教会和非政府组织的鼓励，但受到那位掌权 32 年的人和他的一班人马的阻挠，而且总体上不受统治阶级欢迎。这一进程除其他外在社会组织、言论自由和多党制方面取得收获，有成功也有挫折，可认为得到了巩固。在全国主权会议上曾就全国性方案达过协议。

211. 反叛运动受普遍欢迎可能主要归因于它反对独裁和人们希望民主力量联盟能够执行全国主权会议协议，尽管该联盟总是发出令人迷惑不解的信号。

212. 遗憾的是，头几个月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如果我们说民主政权代表尊重人权，权利来自人民并通过自由选举实现，权力分开，当局推行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军队和警察为所有人服务，法院独立履行职能，政党可自由表达意见并且有新闻自由，那么本报告可表明上述条件没有一条能够得到满足。

213. 现政权取消了公民的生命、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等权利，除了一个本身与国家认同的政党以外政治参与权被中止；没有关于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措施；关于自由选举的声明相互矛盾而且未作出努力加以落实；卡比拉总统行使行政和立法权，法官和地方治安法官对他负责；所有同总统下达的命令相抵触的法律均遭废除；一个族裔主宰上百个其他族裔，常常导致冲突；只有将一个人称为蒙博托的支持者，犯有种族灭绝罪，属于胡图族或班贝族，他就会遭到歧视；新成立的军队和警察为政府中的政治和族裔掌权集团服务并对反对者和“敌人”加以虐待；法院服从于政府部门；最普及的公众媒体电台和电视台无新闻自由。

214. 出现了一种胜利者和失败者心态，而前者中包括外国人的看法更加剧了这一心态，这一形势造成了严重的耻辱感。

215. 没有作出努力通过审判那些对于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负责的人以确保正义。应当审判的不仅是战争和冲突中的失败者而且还能包括犯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胜利者。

216. 联盟拒绝承认这一解放不仅仅是由于其一党的努力，一直有争取民主的要求——在过去 7 年中这一进程曾经多次造成流血。全市罢工导致全国主权会议的召开而且每一次它陷于停顿时又将其重新起动。独立的新闻界在规定的限度内宣传了自由思想，而人权组织则教民众理解尊严的价值。所有这些均未得到承认。

217. 新的国家体制是以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党(尽管这一点被否认)为基础的，它由两个族裔主宰——图西族和卢巴加丹加族，而第一个人们不承认是刚果人。新国家结构缺乏短期、中期或长期的民主计划，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监督权利的行使，所有这些都导致报告员得出结论：刚果人民并不享有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享有民主人权。

2. 人 权

218. 民主力量联盟的到来也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例如结束了勒索和抢劫的局面，增加了城市的安全，普通犯罪下降。

219. 第二，也存在着本报告中所描述的消极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以政治谋杀、警察暴力和失踪为表现形式的侵犯生命权行为；使用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侵犯妇女的尊严；限制结社(尤其是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见解、言论、集会等自由。

220. 根据民主力量联盟的要求或经其赞同由路德教会起草的报告得出的结论与本报告所载的结论无实质性不同，即它们都证实确实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而且仍在继续发生，至少在撰写本报告时还是这样。受害者的数目无法想象。形式极为复杂而且应受谴责的不止一个部门。族裔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基伍已经持续多年。

221. 事实是除非刚果人民赢得民主人权，否则他们将无法享受所有的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

222. 依民主力量联盟的看法——以及若干对该地区负责的政府，该联盟需要一段修整时期才能建立“好的政府”。蒙博托的情况也是这样而这一试验持续了 32 年。然而，对于民主力量联盟来说，好的政府概念似乎仅限于对城市或恩迪利机场的行政管理方面作出一些改进。在报告员看来，“好的政府”首先最重要的意味着人权和民主。违反其关于人权和自由的国际和道德义务并拒绝内部监督的政府从本质上说是坏政府。

223. 现政府不接受任何指责或承认犯有任何错误。犯错的总是别人或名声扫地者。把人权机构说成保护犯有种族灭绝罪的人，而非政府组织、新闻界、政治党派、国际社会和特别报告员都被视谎言制造者。

224. 现政府如同其前身一样，拒绝与人权委员会或由人权条约设立的机制进行合作。鉴于其掌权时间短和掌权时所面临的局面，虽然这种行为可得到某种容忍，但应当尽快恢复这种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而这样一种尊重气氛是很久以来所缺乏的。

3. 全国和平进程

225. 民主力量联盟未能推进和平进程，如果它确曾打算这样做的话。国家比以往更加分裂，尤其在其武装力量内部：在民主力量联盟和前扎伊尔军之间，卢旺达族和加丹加族之间等等。

226. 族裔冲突未能解决，在国家奉行和解政策之前将不会得到解决。在北基伍重新出现的冲突中，国家不是作为调解人或媾和者出面而是咄咄逼人地站在其中一个族裔一边。

227. 遗憾的是，由战胜者部队对被攻克的城市实行的治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其本身所破坏。对财产的破坏和本报告中所描述的治安情况证实了这一点。

B. 建 议

1. 给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a) 民主进程

228. 政府应当立即开始建立民主的进程。这一进程并非政府的一项选择也不是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有礼貌的让步；这是对本国人民的无法回避的责任。为此目的，今天应当开始同结束 32 年独裁统治的民主力量进行对话。对通过全国宪法会议的集体努力起草的案文不能加以无视；虽然其内容并非刻在石头上，但它的确有了坚实的基础。不能以民族籍贯、政治、宗教或性别为理由将任何刚果人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相反，任何一个非刚果人都无权参加。

229. 应当就选举时间达成协议，不应当强加，应当现实而不应当教条；绝不能将它作为永远达不到目标的借口。

(b) 在新的过渡阶段中的国家结构

230. 缺乏有效的权力分立和多党制的充分运作过渡就不可能取得进展。对国家不能无人监督。由全国主权会议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起码的出发点。多元化的保证与单一党派的存在相抵触，对于向前人民革命运动这样的国家党来说就更是如此。

(c) 司法权

231. 法官对共和国总统负责不合法制的要求，因为共和国总统和各部部长可行使例如秘密逮捕的司法职能。为了恢复这些权利，政府必须：(a) 保证司法机构的独立性；(b) 赋予后者调查前蒙博托政府中的显要人物以不当手段获取财产的司法管辖权；(c) 在强调尊重应有程序要求的提前下调查前政权和现政权执政期内所犯的罪行并确保政府在所有必要的方面与司法机构充分合作；和(d) 采取其他措施结束尤其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受惩罚的局面，而无论肇事者是谁。

(d) 军队和警察

232. 新组建的刚果军应当符合代表全国的标准，而不应当由某一特殊的族裔、地区或政治运动所主宰。军队和警察应当是全国性的，即维护刚果的价值和为刚果人民服务。应当在体面的条件下吸纳前扎伊尔军人员。应当对他们加以强制性的训练，培养出一种尊重人权的文化。应当注意确保禁止允许 15 岁以下的儿童参加敌对行动(《儿童权利公约》第 38 条)。

233. 应当对警察和各种特警和治安机构的职能加以界定以避免对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加以混淆。

(e) 使“卡多戈斯”恢复正常社会生活

234. 应执行使联盟中的儿童兵——“卡多戈斯”——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计划，其关键在于结束他们犯罪的可能。

(f) 生命权和人身不受侵犯权

235. 能够而且必须毫无例外地制止即决处决、强迫失踪、掠夺和酷刑。必须彻底根除这类侵犯人权的行。

(g) 言论和见解自由

236. 政府必须取消限制记者、报纸拥有者和需要和想要了解情况的所有刚果人民上述自由的一切措施。任何人都不应因为其思想和传播其思想而受到迫害。

(h) 非政府组织

237. 这些组织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国家的伙伴。它们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国家应当将它们的批评视为为建立一种正义社会而作出的爱国贡献。它们应当在成立、选举其负责部门、接受捐款、确定其任务和行使其职能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

(i) 国 籍

238. 国际法中有充分的根据将不属于原住民的人承认为刚果国民。然而，依照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外国人给予这种承认。

(j) 妇女的地位

239. 政府应当执行一种政策，保证终止对妇女在法律、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歧视。

(k) 北基伍地区的冲突

240. 政府拥有它所需要的一切手段在公正和平等的条件下解决北基伍的种族冲突而不是煽动相互仇视或站在哪一边。

(l) 政府与联合国的关系

241. 政府必须彻底改变对联合国的态度。拒绝同特别报告员、人权委员会的联合调查组和同委员会的其他报告员合作、不断对难民署进行攻击——控告它支持种族灭绝，拦截给难民营的人道主义援助和而去年 9 月份发生的恶意中伤因为阻挠联合国行政法庭成员巴兰达·米库因·烈利艾拉履行职责而更加复杂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敌对气氛中发生的，其特点是怀疑周围到处都是敌人。政府对难民署的指责因后者努力协助刚果巴图西难民而受到有利的驳斥，这些难民在穆登德国大屠杀发生之后被迫返回国内，但由于政府将难民署工作人员从戈马赶走而使他们无法完成工作(见第 93 段)。

2. 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建议

(a) 人权高级事务专员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办事处和对政府的援助

242. 报告员在他的第一次报告中建议应当成立这一办事处以便既协助他的工作同时又帮助政府和公民社会朝着民主方向迈进，以便采取措施确保尊重人权。目前这些目标对于冲突之后的新生政权来说恰恰符合。

243. 然而，特别报告员对于能否恰当使用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资源感到关切。技术援助方案的前提应当是实现人权和民主——后者莫过于另一种人权——而从这种援助中获益的政府应当坚决和有效地致力于建立一个尊重其中每一名成员的民主社会。作不到这一点不仅会出现浪费这些宝贵资源的危险，而且会损害民间团体对这类方案的信任，更糟糕的是会损害对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的信赖。

244. 政府必须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第一步。如果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或其他建议并明确地保证致力于人权事业，这样才能够象特别报告员殷切希望的那样开始着手一种富有成效的技术援助方案。

(b) 对于国内流离失所者和恢复环境的援助

245. 报告员强烈重申他在 1997 年提出的建议(见 E/CN.4/1997/6 号文件第 233 段),即国际社会——区域和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或国家组织——应当协助由于 100 多万卢旺达难民涌入而破坏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环境并为其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

(c) 人权委员会的机制

246. 自 1967 年以来,人权委员会不断制订了一套旨在深入研究揭示持续侵犯人权情况的机制。这种机制立足于授权专家研究一国的人权状况,某一特定权利的情况或侵犯人权的具体形式。经验表明,各位报告员在其报告中是持客观态度的,这些报告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确定某类行为是否符合国际宣言和公约的一种手段。的确,通常报告员的工作得不到有关政府的承认。然而,总的来说这项工作得到了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非政府组织和将尊重人权作为其政策和国际关系一部分的那些国家的承认。本报告作者既作为受害者又作为其本国人权的捍卫者的经历使其能证明了这些被称为特别程序的程序对于争取更多的自由多么重要。

247. 在这方面,1993 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建议“加强联合国系统内在支持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协调”(第 1 段);并提议“应当保证人权中心拥有充分的手段为整个系统提供专题和国别报告员”(第 15 段)并强调了“保持和加强”这类机制的重要性。

248. 仍有待完成这一受到某些国家攻击的任务。如果我们采纳它们的做法,短期有可能会有某些效果。然而,从长期看不应当忘记在维也纳通过的原则。

注 释

¹ 同样,蒙博托政权拒绝允许报告员 1996 年 6 月访问该国以便调查北基五族冲突中的暴力事件,这一冲突造成大量受害者和难民,尤其是图西人。见 E/CN.4/1997/6/Add.1,第 8 和第 9 段。

² 据某一消息来源说,这份报告是由民主联盟要求提出的,据称它还指定了本身的成员。

³ 蒙博托时代的刚果政府也对报告员提出了类似的指控。见 E/CN.4/1996/66 号文件，第 8 段和 E/CN.4/1997/6 号文件，第 8 和第 19 段。

⁴ 虽然报告员请教了众多律师和非政府组织，但仍无法查到第一和第二号法令法或而后的法令法。

⁵ 见第 161-174 段(公正审判权)。

⁶ 12 月 1 日拜见部长会议。

⁷ 这个名子是用来称呼那些在 60 年代脱离时期曾经同冲伯一同战斗而后又在 70 年代参加游击活动的人。尽管其中一部分人可能是加丹加宪兵，但大部分人是这些宪兵的后代。他们主要居住在安哥拉并且支持民主力量联盟的作战行动。

⁸ 《华尔街日报》1997 年 6 月 6 日，为人权观察家/国际人权联合会的联合报告所引用。

⁹ 如 E/CN.4/1997/6 号文件第 42-49 段所述。

¹⁰ 就事实而言，欧洲联盟代表团所作的声明表示“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刚果当局将其活动建立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的愿望，”并补充说总统承诺遵守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时间表将在 1999 年举行自由和民主选择。

¹¹ 图西族人口四处逃往：刚果的巴图西族 1996 年在国内或者流离失所或者跑到卢旺达寻求庇护，然后又返回国内收复其财产；然而当遭到原盟友迈-迈民兵的袭击之后再次逃往。

¹² 在 11 月 8 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卡比拉总统问到“在这个国家内谁不是蒙博托的支持者？”并补充说“我们单枪匹马地反对这个恶魔”。

¹³ 在该法院成立之前，卢本巴希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中心谴责使用对该城市毫无经验的军事人员来代替普通官员。

¹⁴ 据 ANADDEM-F 报告说，从那些被怀疑为“前政要人物”者手中作为“以不当手段获取的财产”没收了 1,031 座房产和 3,737 部汽车。

¹⁵ 他是刚果独立之父之一。

¹⁶ 见 E/CN.4/1995/67 号文件第 217-222 段和 254 段；E/CN.4/1996/66 号文件第 101-103 段和 121 段；E/CN.4/1997/6 号文件第 96-100 和 219 段。